

5757/5713C

v. 4

繡像西漢演義

己亥春
遊魚書

繡像西漢演義卷七

第七十五回 指鴻溝割地講和



卻說欲願往楚講和者乃洛陽侯公也侯公世家洛陽遭秦亂不仕少負豪氣一日有鄰家兄弟分家私不相和睦爭訟數年不決侯公往與和解用一篇話勸兄弟二人各相涕泣遂義讓不爭自此鄉人甚愛敬之後漢王東征楚過洛陽同董公三老杖策見漢王條陳國政極切時弊漢王甚喜遂留帳下聽用今見漢王欲差人往楚講和因此上帳願為使命張良陳平曰霸王性暴氣剛不可輕犯賢公欲往說之倘若一言不合恐致被怒太公既不得還國賢公必遭其害那時反辱君命矣公當三思不可造次侯公曰若據先生之言霸王終不可見太公決不可還視某為匏瓜亦無用矣大王養我輩將何濟乎王曰公既敢去必濟吾事遂修書付侯公侯公辭王赴楚營來見霸王霸王聞侯公來知是漢王差來講和遂命刀斧手列於兩邊霸王仗劍坐於帳上瞋目向外虎視侯公自外從容而入大笑不止霸王大怒曰汝為漢使來下說詞乃敢大笑不止者欲尋死耶侯公笑而言曰得戰國說士餘風陛下為萬乘之君天下之主威武振乎寰宇號令布於四方何人不畏今見一貧寒之士貌不及乎中人才非逮於管毅卻乃刀斧手列於左右陛下仗劍而坐示威於外意欲假此以制敵國殊不知陛下雖不示威而何人不畏懼若預備威令臣反致疑所以大笑也霸王遂擲劍於地喝退刀斧手便問汝來欲何為耶侯公曰臣此來欲陛下罷兩國之兵成楚漢之好休養士卒保國安民非為無事而見陛下也見今有漢王書奉大王霸王回瞋作喜接書展誦書曰漢王書奉項王麾下拜聞天之立君所以為民也苟民生未遂徒以干戈擾亂使天下日蹈鋒鏑而不能安其生何足以為君何足以為民也拜與王爭衡數年經七十餘戰白骨暴野積屍如山有父母之心者何能忍乎今遣侯公與王講和以鴻溝為界鴻溝之西屬漢鴻溝之東屬楚各定疆宇罷

兵息爭永享富貴不失兄弟之情尚存懷王之約使百姓安於枕席吾二人亦得坐享燕樂而諸將士亦少為寤息以安妻子勿徒為蒼生苦也王執思之以為進止霸王看罷書自思一向與漢交戰兵疲糧盡久困於此終難取勝不若從其言還兵彭城日醉玉樓不亦樂乎遂召侯公曰本欲與漢王決戰以定雌雄今觀來書似亦有理即差人約會各立封疆地要東與漢王俱到陣前將合同文字各收一角永為執照汝且回去朕於明日與漢王相見後胡曾有詩曰虎倦龍疲百尺秋兩分天下指鴻溝項王不覺英雄挫欲向彭城醉玉樓侯公辭霸王到漢營見漢王備說前事王大喜隨有楚使至約會照樣寫合同文字各一紙待兩家相見之時各轉遞收照王曰明日吾與霸王相見仍復前日兄弟之好不必陳設大兵亦不可身披甲冑煩使命再同侯公致意霸王必須將太公並家眷還國方見講和之意若太公仍在楚營恐他日復又變更似非盟好也使命曰臣就同侯公再啟奏霸王料無留太公之理王重賞來使就遣侯公復同到楚營見霸王霸王曰侯公如何復來有何話說侯公曰漢王再三致意陛下蒙允講和深感盛德但陛下明日交遞合同之時不必身披戎服不必陳設甲兵況講和之際復前日兄弟之好正要宛容揖讓以禮相接非復前日龍爭虎戰之秋又啟奏陛下太公呂后質在楚今既講和須令還國使漢王父子親睦夫妻完聚此陛下推及仁愛之至使天下諸侯聞之皆以陛下不殺人之父所以廣其孝也不汚人之妻所以昭其潔也拘久而復與所以明其義也三者盡而聲名洋溢乎中國矣霸王聞侯公之言甚喜乃曰明日講和之際就將太公呂后還家汝可傳與漢王知道侯公曰臣之命實懸於陛下一言之下臣今回營就將陛下玉音傳知漢王漢王必以陛下之言如綸如綍金石不易也倘復更變臣命休矣惟望陛下慎之霸王曰大丈夫一言既許如壁立萬仞豈有失信之意項王真是汝可速回勿多煩聒侯公辭霸王回營鍾離昧季布諫曰陛下雖當與漢講和且本可將太公還國漢王反復無信之人

恐有更變則陛下無復管束矣霸王曰久拘太公在楚使諸侯聞之皆以我無破漢之策惟將太公為質似太怯矣况一言已出豈可復回項伯曰太公在楚陛下久禁不殺足見陛下之仁今若釋放漢王深感陛下之恩自無更變之理霸王曰卿言是也次日霸王命文武將士各穿常服列於兩邊太公呂后俱隨馬後漢王亦無甲兵惟文武將士相隨而行二王各對面行禮畢就將手字合同兩相傳遞霸王曰自今與王各分疆界無相爭奪朕將解而東歸矣就命左右引太公呂后交付與漢王收領漢王見太公呂后過來即趨近前迎接過漢營仍拜謝霸王曰太公在大王麾下久蒙恩養深荷至德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二王各辭回營霸王收兵東歸漢王亦欲收兵西行張良急來諫曰大王數年苦戰諸將士在外日久從大王遊者皆要指望東歸以光故土今大王一旦與楚講和又復西行人人皆思父母妻子必相逃回大王孤立於此誰與守天下乎况今太公呂后俱已還國兵勢大振四方從風其成敗勝負之機實在大王若今兩分天下權各有歸又不知孰為君孰為臣使天下諸侯無所專主禮樂征伐不統於一人豈是帝王混一之治臣嘗聞古人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漢已得天下十有其八矣不即剿滅卻使項王解而東歸倘能養成銳氣兵馬復振大王獨能安處西土乎所謂養虎遺患終成大害王當孰計不可失也王曰鴻溝之約已有盟誓今若變更不足以取信於天下也良曰拘小信而失大義明智者不為也昔湯武之得天下若拘君臣之迹則桀紂不當誅天下終不可得也王今以盟誓自拘倘洪基為項王所得大王徒苦半生臣雖勞亦無益矣陳平陸賈隨何諸謀士皆曰子房之言極為有理臣等隨大王勞苦奔走數年者欲大王一統疆宇為四海之主使天下諸侯北面朝王臣等亦得仰觀混一之治而為盛世之臣也豈不美哉於是漢王從其言遂與楚背約復整兵馬要與楚決戰後史官有詩曰鴻溝割地罷紛爭楚漢東西約已成養虎一言終累德張良何事太無情又嘗評張良始終皆是為韓報仇不計其他殊不知

天下終是漢所得若是當時不與楚講和少遲數月垓下之敗楚亦難免今既講和會盟已定豈可變更須待楚自敗而漢取之庶不失大義此張良雖有儒者氣象而有此謀終始有戰國縱橫氣習程子所以不取也 不說漢王復整兵馬與楚背約卻說霸王歸到彭城筵宴羣臣終日登樓與虞姬飲分付諸將各回宅安息遂宴然以為無事周蘭上疏諫曰 自古聖帝明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當無事之時未嘗廢弛武備况今漢王劉邦新結盟好心志未定謀臣詭詐事多變更陛下尤當整飭兵馬訓練甲士日修文德閉習武備精選智謀勇敢之士賢明練達之才以充將佐之用臥薪嘗膽恒如會稽起兵之時戰兢惕厲以戒不虞縱使外侮有變陛下號令一行則攻無不勝戰無不克威武可以制服乎天下又何外患之足慮哉若今苟安於一隅而略不為備倘劉邦聽謀臣變更之議復鼓而東陛下何以禦之臣猥有所見實本愚忠惟賜采納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霸王覽疏沉吟半晌召周蘭近前曰劉邦既定盟約豈有更變之理卿慮似太過又召鍾離昧等曰周蘭上疏勸朕勿廢武事意恐漢王有變汝等可照常訓練三軍以防漢兵鍾離昧領旨操練人馬未及半月早有滎陽人來傳說漢王屯兵固陵調取各處兵馬要與楚決戰不遵盟約前日講和之意正為誘取太公呂后之計非是真與楚兩分天下也霸王聞知大怒曰劉邦村夫乃敢欺侮朕躬如此前日周蘭之言真有所見就召諸將即欲起兵復與漢決戰季布諫曰不可傳來之言未為實的陛下即可整點三軍預備出戰不可先動若陛下先起人馬是我先自背約其屈在我必待漢王動兵是漢王違約背楚其屈在漢勢已去矣先亦亡後亦亡不待智者知之陛下卻聲其罪而伐之則師出有名戰無不勝矣霸王從其言遂整點人馬預備漢兵不題卻說漢王與良平諸謀士計議今欲與楚背約但前日講和之後韓信等各處人馬俱已發回今復調取似又反復輕率恐諸侯難以準信為之奈何張良曰大王且一邊差人下書與楚背約一邊差人調取各處人馬待楚兵將到那時各路人馬亦可陸續到來就說前日與楚講和實為取太公呂后之計今太公呂后已還國豈可容楚坐享東土而不為混一之治乎大王檄文到日料諸侯決來卻與楚會兵只此一陣可以破楚矣漢王從其言即命陸賈修書差人往彭城約楚會兵以決勝負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漢王喜用詐而子房實成之 看起來漢王若當鴻門會宴之日必殺項王矣

第七十六回

會固陵楚漢交兵

卻說陸賈修書畢即欲往楚投下漢王曰不可項王性暴見我背約豈肯優容汝若往必遭害矣賈曰臣憑三寸舌料見項王一言之間定交他起兵前來臣亦無事良平曰非陸大夫不可遣也漢王遂遣陸賈為使賈辭漢王一日到彭城傳報漢使入見霸王霸王曰陸大夫來有何講說賈曰前日漢王智賺太公還國許與陛下講和今復更變仍與陛下固陵會兵羣臣苦諫不聽遣臣為使臣思陛下威武重於天下誰人不知今得東西為界於漢足矣漢王不自知足又欲變更與陛下會兵遣臣為使臣知陛下天顏咫尺不敢冒干不得已而馳書上見霸王曰朕一向知劉邦背約不待汝來亦欲與彼會戰陸賈即將書呈上霸王看書書曰 漢王劉邦書上霸王麾下前太公呂后在楚亦承優養但久羈不合還國臨陣又置於俎上蓄恨懷怒非止一日欲舉兵極力征討又恐投鼠傷器瞻前顧後特此兩難不得已以講和分界實乃為太公呂后歸漢計耳蓋人子為親無所不至雖捐軀亦所不恤况用智乎所謂利以惑愚詐以動貪成吞鉤之謀濟引獵之計王乃不悟遂以為然今太公呂后俱已還國無所管轄大張旗鼓與王會兵固陵王如不懼速起兵前來決戰勿違 霸王看罷書大怒遂將書扯破大罵曰劉邦反復小人將太公哄誘還國卻乃負盟背約欲與我決戰想我自會稽起兵身經三百餘戰所向無敵天下諸侯莫不帖首歸服今劉邦匹夫暫時得志便敢欺侮汝可速回分付劉邦洗頭候吾決戰不殺此匹夫誓不班師陸賈

拜辭霸王回固陵見漢王備說霸王甚怒定要起兵前來想目下到固陵王當預備速催韓信英布彭越前來合兵會戰王聞言甚憂召良平議曰戰書雖下霸王決來韓信又不見到為之奈何良平曰大王兵馬頗多且分撥諸將預備與楚交戰再差人催韓信諸將作急前來接應料亦無事數日後有探聽小校飛報霸王統兵三十萬出徐州長驅而來一路郡縣官吏逃避人遭兵戈之苦踏踐田木民不安生後史官歎楚漢交兵之時民無定業終日急急忙忙再無寧歲較之太平之民安居樂業何等快活因作詩以詠之其詩曰 太平時節醉高歌風日晴和車馬多綠柳浮煙笙管沸明花凝露燕鶯過不聞野外將刁斗祇見樓前列綺羅回視交兵當楚漢眼前何日不干戈 霸王人馬到固陵三十里安下營寨探馬報入漢營漢王曰霸王人馬初到鋒芒正盛未可交兵少待數日看聲勢如何那時出戰不遲陳平曰大王所見甚當且多栽鹿角嚴立烽火差人四面巡哨一連十餘日不與楚交兵霸王曰漢王既差人下戰書今到固陵却又壁壁不出者何也季布鍾離昧曰此必漢王鈍兵之計意欲待陛下兵疲那時方與交戰周蘭曰不然陛下遠來利在速戰漢兵住紮於此利在觀望識破漢意又况韓信人馬未到故此延遲以挫楚兵銳氣陛下明日當鼓譟與漢交兵不可任彼遷延霸王曰周蘭之言是也次日霸王嚴整隊伍多張旗幟金鼓大作殺奔漢營漢王急遣王陵樊噲灌嬰盧縮四將出與楚交戰霸王親臨陣前要漢王出馬答話四將曰漢王遣我四將之擒大王置于俎上以報前日欲烹太公之意霸王大怒舉槍直取四將四將各舉兵器交還戰二十四回合四將抵當不住退下陣來不等霸王追趕漢陣上靳歙周昌高起呂馬通等十餘員齊出接霸王交戰楚陣上有鍾離昧季布桓楚虞子期亦各持兵器協力攻助兩邊金鼓震天直殺到日西楚營中一聲砲響周蘭率領一枝人馬擁出沖殺過漢營來漢陣上諸將被周蘭人馬沖殺來四散奔走霸王精神倍加盡力追殺漢兵漢王住紮不定急回眾將向西逃避楚兵追至固陵城下

漢兵進城四門緊閉霸王分付今番不可放過務要攻破固陵擒拿漢王以雪此無窮之恨無窮二字極諸將

曰陛下從早攻殺一日况今天晚且暫紮營屯住人馬安息一夜明日務望齊心協力攻打料此孤城比

成阜榮陽不同三日決可打開霸王曰今晚安營各要醒睡須防劫寨項王也諸將曰陛下聖見極明

眾將安營已定不題卻說漢王進城與良平諸將計議固陵城小難以久持楚兵勢重一時打開玉石不

辨爾等有何妙策張良陳平曰此城孤小實難堅守乘今夜楚營未定况一日苦戰三軍疲乏可差人上

城四望看那門軍少先者數健將沖殺開路再著數大將斷後大王當速趨成阜以避其鋒料楚兵夜晚

決不敢遠追漢王曰事在危急不可遲緩就傳令著諸將同大小三軍預備出城先令小校看那門軍少

小校看畢回說北門軍少路徑又大可以殺出漢王命樊噲周勃柴武靳歙四將領精兵開放北門先沖

殺出去隨後漢王同大小將士接續攻殺楚營中桓楚巡哨當此黑夜之時三軍一日疲乏又無準備人

馬又不多如何抵當及各門知覺調轉救應漢兵已沖殺出來鍾離昧急奏霸王曰黑夜之際恐防埋伏

不可四散追趕不追不若且守營寨任他逃走待天明之時再作區處霸王傳令不可四散追趕以此漢

兵得以盡力遠遁行八十里天色方明良平曰三軍雖是辛苦不可停住當極力前奔漢王曰楚兵隨後

復到成阜仍四面圍困一時救兵不到又何以禦之張良曰大王到成阜不消三日楚兵決退漢王曰先

生有何奇策使楚兵不戰自退良曰楚兵每戰不能久持者以糧餉不便又得彭越常絕楚糧道以此不

得取勝臣見楚兵圍困固陵恐久而必破前日與楚交兵之時密令張倉臧荼領精兵五千乘亂暗從小

路前繞到楚積糧之處夜晚劫燒積聚以絕楚糧食此等密計真是神出鬼臣料楚兵到成阜或後邊軍

糧不接決然回兵大王可急走以防追襲於是漢王傳令著三軍一晝夜行三百里數日可到成阜卻說

楚王分付諸將乘漢王敗走當極力追趕縱使到成阜亦攻打可破諸將得令統領三軍追趕漢兵不題

卻說漢王到成臯大兵進城二日楚兵隨後亦到將成臯圍了催趨三軍攻打甚急正在將破之時只見季布鍾離昧急來奏霸王曰見今軍中之食今早有人飛報柳村所積軍糧盡被漢兵劫燒盡絕又聞韓信人馬將到陛下若不乘此回兵倘韓信攻其外漢王攻其內楚兵又缺軍糧決難支持霸王曰朕常憂楚糧不給今被燒絕軍中乏食豈能久持不傳令且回軍仍著桓楚虞子期斷後以防楚襲當日大小三軍正憂無糧聞傳說回軍即時人馬如風捲雲退不消半日大軍盡數退回桓楚虞子期斷後徐徐照次東行隊伍亦不錯亂漢兵在城上巡哨見楚兵退回急來報知漢王漢王曰不出子房之見楚兵果退回矣此必張倉等燒絕糧道以此楚兵退回此時可命大將追趕陳平曰不可楚兵退去必有強將斷後倘我兵追襲恐被截殺反中其計況楚兵非戰敗而回不過因缺食徐徐退去三軍亦不驚懼豈可追趕漢王曰平言是也於是楚兵退去漢兵亦不追趕霸王大兵回到彭城追問看守軍糧之人不行用心防守以致漢兵燒絕糧將為首者梟首示眾自此重整兵馬預備出敵且說漢王駐兵成臯召良平計議曰韓信英布彭越三將屢召不至奈何張良曰韓信雖封為王而未有分地彭越緊建大功亦無封爵之賞英布背楚投漢以來未加優禮况三人見利忘義貪而自矜苟降爵殊恩裂土封賞使各有郡邑所轄彼皆爭相用力自為之戰王命一臨即趨而來孰有不奉命者哉漢王曰先生之言洞見三人肺腑就煩先生持符檄三道加封韓信為三齊王臨菑一帶郡邑皆屬統理凡一應租稅錢糧等項悉供齊王支用正所謂分地定制各植界限英布加封淮南王凡淮南所產之物悉為英布供給之費彭越封為大梁王凡梁地所出皆為彭越收管支用檄文已寫就交付與張良佩而行之張良辭漢王徑往三處分封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漢王原該檄至韓信兵然後交戰不宜如此之驟

第七十七回

張良會諸侯伐楚

卻說張良領漢王符檄先到齊國傳報與韓信信即請良入內相見畢復邀至便殿與良分賓主之禮良曰今非昔比元帥為一國之主坐鎮七十餘城豈可分賓主而坐韓信笑曰信非先生何以至此况先生當賓師之位信當以師禮事之可也豈敢以王爵相尚哉張良遂將漢王符檄與信開讀信謝恩畢筵宴款待張良良曰目今霸王勢孤力弱主上已悔鴻溝之約與楚交兵燒絕糧道項王逃回彭城命良分地以給元帥元帥當急早會兵破楚以定干戈元帥亦得坐享王封收萬世之功立子孫之業圖畫廟廟為開國元勳豈不美哉若楚漢未定元帥亦不得自安雖居齊地而懸於二王之間終無定止想高明必有灼見信曰前日廣武會兵楚將破矣主上乃欲太公還國遂與楚講和兩分天下使信等未有分地因此鬱鬱不樂今聞先生之言實切心脾指日就起兵務望滅楚以成一統之業使主上坐中國撫四夷登大寶而朝諸侯乃信之素志非徒為口說也張良起謝曰元帥若有此心乃社稷之福也元帥正當承此時急早起兵與漢王約會伐楚良亦辭元帥往英布彭越二處調兵協助元帥張良亦信大喜曰信目今就起兵前赴成臯料先生回時信操練人馬已完備矣張良辭信到淮南見英布布接良入內相見甚喜良將漢王符檄開讀加封英布為淮南王自九江迤南一帶俱屬英布收管布向西行君臣之禮謝恩畢款待張良良曰將軍梁士為王人臣之位極矣但項王未滅將軍之心終有未安蓋項王嘗將軍仇人仇人尚在此位能保其無虞乎即今韓元帥大兵已赴成臯將軍當急領三軍協助早奏功績得以同享富貴真烈丈夫之所為也英布大喜即領命點齊人馬起身前赴成臯去訖張良同從人向大梁來見彭越一日到大梁彭越正與客飲酒聞張良至急整衣出迎請入內相見禮畢張良將漢王檄文並封梁王詔書付彭越漢高祖越接書命左右設香案開讀詔曰分茅胙土所以為建國之典錫予蕃庶用以報康侯

之功爾魏相國彭越屢撓楚後絕其糧道不避矢石為漢立功久在梁地未有分土茲封為大梁王凡五
 十郡城皆爾統理尊以王爵隆以厚祿子孫世蔭萬年永懷爾其益勵初心勿違所命 彭越讀罷詔書
 叩首謝恩心下十分歡悅遂分付設筵宴款待張良良曰將軍累建大功主上久未酬報欲差他人齎詔
 恐未的確特差某親來封拜就命將軍急早整點本部人馬前赴成臯會齊一同韓元帥伐楚不可遲悞
 某亦不敢久住就欲辭回彭越再三苦留少住數日張良因出城信步觀看大梁風景鎮天之中區控地
 之四鄙岡阜繚繞龍盤虎伏渴河限其北清洛貫其內提封萬井都會四達為九州之咽喉實中夏之閭
 域六街三市人烟輻輳張良遊玩不盡因嘆霸王不都咸陽而都彭城不守大梁而守徐州不取教倉之
 粟而使楚軍乏糧此天下之所以失也更見良後人曾有詩咏項王不能擇地建都所以不知形勢之盛
 其詩曰 西秦梁魏帝王都沃野千封入畫圖堪數項王知識淺祇於楚地戀膏腴 張良住數日辭彭
 越回成臯不題卻說韓信接檄文傳報各郡縣即擇日起兵赴成臯有蒯徹一向佯狂在外從不見韓
 信適聞信將起兵赴成臯遂趨到府前令左右通報與韓信即召入相見信曰先生久不相見急因前日
 不聽教言遂爾見絕今復來見必有高論徹曰某受足下知遇之恩不忍足下蹈無涯之禍以此不避愧
 赧復來相見想足下亦不見責信曰何為無涯之禍徹曰足下駐兵於此漢王被楚圍困固陵屢次召取
 乃抗拒不行救援因無法驅使不得已遣張良齎檄文加封足下為三齊王就以分地與之此乃利以啗
 之使足下自為戰也非為足下有功之甚而加以不次之賞實欲足下破楚以圖天下吾知天下平豈容
 足下高拱王位晏然以享太平之樂乎必追思足下屢次抗挾之仇又恐足下復起圖王之志決設計以
 害足下除心腹之患而為子孫無疆之謀也不若今日乘此二王困疲之時足下獨占齊境三分天下鼎
 足而立可以永保無事若仍不聽臣言破楚之後必遭無涯之禍足下當熟思之信雖確而欲人為信曰

張良親來召我己面許起兵破楚若今不往一則抗違君命二則貪言賣友三則受恩負德縱得齊國天
 下諸侯非議他日何面目以見漢王乎此言真出於誠心此時而先生之言雖為明哲而信之心實不忍
 背信也徹曰足下不聽臣言他日被害之時尚有後悔也韓信拂袖而入遂令人將蒯徹扶出蒯徹復佯
 狂如病行走市上因而作歌以數之歌曰 隆準遭困兮公罔救加以厚封兮乃出師楚若存兮公勢重
 羽若亡兮公必夷李斯東門兮思黃犬卿生被烹兮念酒卮臨危思安兮悔已晚過難始悟兮意已遲何
 如據齊土登高而視卑成敗可立見漁人收兩持功成一翻手何乃不自為捨此萬世業冒彼湯火危吾
 言本金石奈何不三思佯狂以自廢恐為涅所緇我歌君且聽不聽吾何之放蕩南海上遠害全鬚眉
 蒯徹行歌於市左右有聞之者傳報與韓信信笑曰不過前日所常談也又何聽焉遂發號起兵不日到
 成臯朝見漢王復又謝加封分地之恩隨安營操練人馬仍掛元帥印不題卻說張良辭彭越起身之時
 又再三囑之曰將軍可作速起兵一同韓元帥破楚不可有悞彭越慨然應允良隨回成臯見漢王備道
 前事王曰若非先生此行三將恐難賓服良曰非臣之力乃大王威德所及彼自順從也張良又聞韓信
 已到十餘日甚喜不旬日間英布彭越前後亦陸續俱到朝見謝恩畢漢王用好言撫恤著令隨處各安
 下營寨總聽韓元帥節制此時各處諸侯亦依期前來約會自成臯祭陽一路相連數百里皆是漢兵韓
 信查點燕王兵十五萬英布兵五萬彭越兵五萬兩魏兵二十萬蕭何兵十五萬臧荼兵三萬韓王兵三
 萬洛陽兵五萬三秦兵六萬漢王原領大兵二十萬韓信原統齊兵十五萬總會兵一百萬有餘楚兵祇
 萬多寡之數 諸各將如英布彭越樊噲周勃王陵等八百餘員左右輔弼大臣並各謀士五十餘員韓信
 總攬各路諸侯並文武將士及大小三軍造成文冊一本啟奏漢王王見此數目心下甚喜遂命蕭何陳
 平夏侯嬰將成倉之粟並三秦所運糧米給散與三軍支用其中有隨營病故陣亡者給與賞賜棺木埋

葬仍許子孫世蔭受賞二軍蒙此恩澤莫不歡欣踴躍此是漢王美政綱目大書以與之見漢之所以興也後史官有詩曰 百萬貔貅似虎狼漢高一念布春陽養生送死存餘澤國祚綿延帝業長 漢王整點大兵已畢召韓信計議曰即令人馬俱已齊備元帥有何方略韓信曰人馬雖整尚未分派諸將部領名占方向臣須照諸將項下該領多少人馬占定何處方向作何應敵一一調遣停當那時方請王上車駕啟行王曰還是着人下書誘項王親來以逸待勞可獲全勝信曰項王累次遠來糧饋不使以致取敗今聞諸侯大兵在此豈肯親來不若王上親往離彭城百里外安營誘項王提兵前來臣將操練過人馬布成陣勢項王此來無復再往之理王聞信言大喜韓信遂領諸將并大小三軍聽候征進未知如何布陣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心在漢韓信即背之終不能自立此時默有造化文通何不憚煩真不揣天心而徒測人事者

第七十八回 漢王大兵出成臯

卻說漢兵一百萬雖各諸侯部領皆是韓信約束隊伍不亂旗幟嚴整坐作進退各有法則漢王遣張良齋賞賜羊酒犒勞韓信拜領張良因便問曰元帥人馬調度齊備目今即可興師尚不進發何也信曰行師須卜吉地然後可以屯兵連日差人踏勘陽武一路前至徐州未有善地惟九里山之南有垓下高崗峻嶺前有掩伏後有遮蔽漢王生旺之地項王敗亡之所此處極好屯兵差人探看尚未回復待有的實方好進發將軍張良曰某夜觀乾象漢運甚盛五星倍加明朗紫微星與列宿更光耀正應王上當成大業鴻基綿遠非近代可比元帥可早建奇功以安天下使百姓解倒懸之苦某等亦得攀龍附鳳風雲幸際也信曰大兵在此豈可久住只待差人回話便請王上啟行張良辭信出營將信言回復漢王不題卻說霸王早有細作人報入彭城說漢王會天下諸侯統精兵一百萬自滎陽至成臯相連八百里前後屯兵

二百處夜則火光照天晝則旌旗蔽日聲勢與往日不同韓信終日調度操演陳留廢倉之處運糧不絕聞說指日進發從陽武大路而來要在徐州駐兵與陛下對敵霸王聞差人之言尋思當日范增曾說漢王志不在小後日必成大事勸我鴻門殺之以除大患不想今日果成此大害急召項伯項莊鍾離昧季布周蘭等計議漢王今起大兵與朕對敵奈楚兵止三十萬各處人馬俱未到即欲與戰恐不能取勝眾將曰江東乃陛下起兵之處人心沾化日久可差人自會稽以南調取精兵數萬舒六等處見今周殷鎮守一向陛下親征周殷累次不來協助可差人問罪就著彼待罪統領本部人馬前來約會破漢如臨近郡縣急行檄文調取民兵可得數萬人霸王曰周殷久在舒六聞說與英布甚相得今英布降漢惟殷獨存狼子野心終非籠中物也不若購來殺之以除目前之患以殺至失人心而尚云殺乎項伯曰陛下之言極當於是差千戶李甯齋檄文二道取周殷調吳兵疾去早回李甯一日到舒六見周殷即將檄文付殷殷開讀檄文曰 周殷久守舒六兵馬想已精練目今漢兵與楚會戰差千戶李甯檄取爾星夜前來會兵與漢決戰不可如前徵取不至以蹈防風後來之咎實取罪戾非假空言故檄 周殷看罷檄文自思霸王勢已孤弱性又暴橫我若復去必遭誅戮有見矣不若因而起兵獨占舒六坐觀勝負待漢王破楚之後約會英布降漢不失封侯之貴乃謂李甯曰舒六多盜賊我今在此鎮守一時不可暫離汝且回去待平賊之後方可動身李甯曰事有緩急舒六雖有盜賊不過一時之患見今楚漢交兵事在危急將軍不作速往救乃以舒六為重耶周殷曰在汝以彼為重在我惟知此地為急霸王不聽亞父之言輕信反間多生疑忌置我於此地我正借此為養老計耳豈可暫離李甯知周殷心志已變不敢再言遂辭殷過江一日到會稽會稽太守吳丹接檄文開讀畢知霸王調取吳兵約會與漢交戰隨召左右計議轉行吳下諸侯調取人馬旬日內共起兵八萬會副將鄭亨管領同千戶李甯赴彭城見霸王具說周殷抗拒不行起

兵止到會稽及各郡縣共會兵八萬前來復命霸王聞說周殷無狀甚怒就要起兵先殺周殷以檄韓信然後破漢項伯曰周殷乃疥癬之疾何足為慮漢王乃心腹大患陛下當急早發兵征進豈可自緩霸王從伯之言整點三軍並臨近人馬俱已會齊共大兵五十萬預備與漢交兵卻說韓信差人踏看九里山地勢其人寫就圖本呈與韓信觀看信看畢甚喜即請李左車商議曰九里山乃天生一戰場左山陵右川澤前有明應後有隱伏調兵遣將最好布置但不知霸王何以賺到此地先生必有妙算請與謀之左車曰霸王雖欲起兵進發左右謀臣必有阻之者彼若深溝高壘坐守不戰我兵勢重費用不貲豈能久住彼卻乘其敵而與之戰我兵必敗為今之計須用一人詐降投入楚營假作鄉導蠱惑其心利而誘之而霸王為人易於信讒輕於左導起兵一來必入陷彀若霸王此來決不出元帥之計破楚之功在此一舉左車之言韓信大喜曰詐降之人非先生不可先生原趙臣素有重望若肯善為一言彼必聽信霸王倘中計而來吾戰必勝先生之功不小矣左車曰某久在帳下深蒙知遇之德圖報無由若賜差遣依命就行但元帥今當早發大兵某到彼用數句言語管交霸王投九里山而來助元帥成破楚之功也難事左車遂辭韓信帶領原舊趙國數從人徑往彭城來先到客店安歇次日早起到大司馬府見項伯門吏具說某乃舊趙國廣武君李左車投見老大王一面門吏入內稟復項伯伯思李左車乃趙謀士今來相見有何話說遂令左右請相見左車與伯相見行禮畢伯曰聞賢公在齊與韓信為幕客今何下顧左車曰趙王不聽臣言遂命陳餘與信交兵被韓信背水陣破趙斬陳餘於泜水臣無處棲身一向在韓信帳下為謀士豈料韓信因漢王封為齊王妄自尊大凡有籌畫皆自決斷在帳下者言不聽計不從逃去者十之八九臣聞楚王見今起兵與漢交戰願投麾下早晚或有何計議臣雖不才圖效犬馬料韓信之謀不出臣之機括也伯曰兩國交兵之際詐謀奇計甚多恐先生此來或詐降以探楚之虛實不敢信也

疑左車曰大王悞矣臣不過一謀士又不能披堅執銳沖鋒破敵惟在左右為大王畫計耳聽與不聽在大王楚之虛實韓信時常有人探聽不待臣詐降而後知大王若疑臣是臣悞投其主為不明也一身飄蕩無依為不智也不若死在大王之前以絕其望遂拔左右所佩劍欲自刎項伯急抱住使項伯不抱負罪曰是某當此擾攘之時先生從漢營而來安得不疑先生亦不可深怪但某謀言粗率似非待賢之禮幸望恕罪恕罪即請左車入坐相與款飲留宿一夜次日引左車來朝見霸王備說左車投降之意霸王曰朕左右正少一謀士得左車歸降適合朕心隨命左車入見霸王曰朕素聞廣武君之名當時尚欲趙國取來為朕計謀今日得侍朕前足有裨益左車曰臣在趙趙王不能用臣臣遂為韓信謀士韓信又不用一身無依四海無家特來投陛下如嬰兒望父母也陛下如留臣臣竭盡駑駘為陛下效死陛下若疑臣不用臣將蹈東海而死亦不欲為天下棄人也霸王曰汝既實心歸我當朝夕奉侍左右吾將與子有所謀焉自此項王留左車為謀士又見左車語言出眾容貌動人霸王甚喜遂居然不疑矣且說漢王屯兵日久召韓信商議曰大兵屯住日久恐糧食不給此時正好出師未知元帥以為如何信曰連日人馬調度齊備目今就請車駕啟行漢王曰大兵雖陸續進發但前驅必須精選兩員大將為先鋒庶仰體寡人之意又不可騷擾居民今預先曉諭前路郡縣凡有順心投降者即便安撫存恤使仍舊在彼管理地方秋毫無得干犯如此方是良將不知元帥帳下有此等人否信曰臣破趙之時在彼往紮人馬因招集四方敢勇之士臣得兩員大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一向調用甚得其力且為人忠直行事安靜若命為先鋒足能與主上建功王即召二將相見二將到帳下行禮畢立於王前王看二將身材凜凜相貌堂堂便問將軍鄉貫姓名二將曰臣等自幼不務恒產惟好弓馬因秦亂埋名於太山登雲嶺聞韓元帥招納四方壯士臣願投於帳下臣一人姓孔名熙一人姓陳名賀孔熙先祖原東縣人陳賀先祖賀縣人後移

居東齊遂家馬王大喜即封孔熙為侯封陳賀為費侯命總領精兵三萬為前路先鋒二將叩頭謝恩畢就領兵先行隨後漢王大兵出成臯相連數百里人馬接續不斷端的百姓安堵如故故毫無不犯所謂王者之師也但不知此行與楚交兵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總評 漢王以安撫百姓為主便副當時之望

第七十九回 周蘭諫霸王出師

大漢五年秋八月日漢王大兵出成臯韓信為大元帥統領諸侯進發一路孔熙陳賀為先鋒秋毫無犯所到郡縣望風歸服二將著令照舊管理地方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大兵不覺早到九里山相連數百里各立營寨孔熙陳賀就朝見漢王且說仗大王威德一路不動聲色郡縣望風歸降王賞勞二將就令左右安兩營守護大營命蕭何催糧儲備以供軍需又差兩起細作探聽彭城消息有信息早來報好作準備漢王行師如此周悉可謂師出以律好謀而成者也後史官有詩以讚之詩曰 百萬雄兵入會垓旗旌東指蕩塵埃秋毫無犯民安堵盡備壺漿導引來 卻說漢王大兵到九里山先於沛縣屯住人馬沛郡城內有一樓甚高大韓信傳令樓上懸一面大牌牌上書八句詩詩曰 倡義會諸侯平將無道收人心威背楚天意屬炎劉指日亡垓下臨時喪沛樓劍光烈滅斬項王頭 不說漢王屯兵於此早有彭城細作打聽漢王屯兵於沛郡星夜報與霸王就將此詩抄寫密密呈遞與霸王霸王有罷詩一手扯醉望西指而大罵曰吾不殺此勝夫誓不班師便要分付三軍剋日就起兵季布周蘭諫曰不可此韓信誘軍之計恐陛下按兵不行故設此牌使人傳報以激陛下動怒若一起兵必中奸計霸王曰朕縱橫天下未嘗受一日之辱今被此勝夫屢次穢言若按兵不動使諸侯聞之豈不恥笑急欲傳旨起兵周蘭復又諫曰漢兵勢重又兼韓信詭計甚多陛下不可輕敵以臣愚見只可保溝高壘勿與之戰發

檄文調各處人馬前來救援仍差人過江借會稽各郡縣糧米以為軍需與彼相持日久彼軍決疲乏供給不便那時陛下以逸待勞鼓兵而西一戰可勝使韓信無以用其謀張良無以算其策漢兵四散奔潰楚兵相襲於後榮陽成臯垂手可得也若陛下不依臣言空壁而往寡不可以敵眾倘戰有不勝陛下將何以適從乎霸王沉吟不決遂回宮見虞姬曰連日聞漢兵將近陛下何以禦之霸王將周蘭之言訴說一遍姬曰周蘭之言極為有理如陛下從其謀社稷可保無事不然恐難取勝彭城亦不可守陛下當思之霸王曰明日再與羣臣計議 後史官評之曰此霸王無決斷處所以取敗也故居上莫患於無斷無斷則不能以運謀而致勝 次日霸王會羣臣復議之曰周蘭勸朕勿與漢戰此議何如李左車曰陛下如不親往漢兵知楚怯也決進攻彭城彭城倘不能守陛下將何往乎為今之計陛下統兵急與之戰如勝則漢必走矣如不勝則歸守彭城以為根本調取各處人馬救援亦可接次而來又備漢兵久住自疲我兵乘其敝而攻之漢兵決敗陛下捨此必勝之策而欲從羣臣守株之計不亦悞乎王曰左車之言正合吾意遂傳令起兵急往沛郡進發方出城忽大風驟起將中軍寶蓋旗折為兩段不祥三軍盡喫一驚霸王所乘烏錐馬行至玉樓橋下大嘶數聲周蘭項伯見霸王此行各相議曰大旗被折龍馬長嘶此非吉兆何不叩馬以止前進又著虞子期於後車急奏虞后勸止進兵且說霸王行到十里西關只見項伯周蘭等大小文武眾臣俱在駐節亭請霸王暫且少憩眾臣肘膝近前啟奏曰陛下方出城大旗折倒龍馬長嘶此行兵之所忌也不若旋師少待數日再差人打聽漢兵消息看緩急如何然後進兵不遲霸王曰紂以甲子而亡武王以甲子而興何驗於彼而不驗於此大抵風折旗馬長嘶亦偶然耳豈可大兵既出內外皆知復又回師反致百姓猜疑倘漢之細作知之使傳聞於彼決笑朕之怯也項王一世隨起身揮動兵馬方欲前進左右來報娘娘差人上書霸王笑曰御妻差人上甚書有何話說折書觀看乃虞

后親筆軍中所就也其書曰 文王聽后妃之諫而成聖大禹讀塗山之箴而興夏自古帝王未有不從諫而成治也妾本婦人無遠大見此聞漢將韓信詭計百出須當預為防備周蘭等之言字字有意實為效忠陛下不可不聽况今日之行大風折旗烏錐頻嘶此上天示警陛下尤當退省豈可謂尋常之兆而忽之耶 霸王觀書方有趨起之意忽李左車急趨近前曰適有臣家人過沛郡親見漢王領一枝兵回成鼻信亦有回兵之意臣料漢兵太多軍糧不敷恐陛下大兵一臨決難支持兵法有云兵多將累况無糧乎陛下若乘此三軍無糧而往征之不戰自亂必克勝矣左車只管來從便該起疑了霸王聞左車之言遂決意西向無復留戀又見前部人馬已行五十里之外難於挽回長驅前進再無有敢阻攔者不日早到沛郡離城五十里安營畢差人打聽漢王在否韓信消息如何去人不多時回奏漢王大營在城外六十里棲鳳坡終日高歌飲酒各處人馬相連結營絡繹不絕韓信大營在九里山之東操練人馬亦無回兵之意城中四門不閉隨人往來霸王聞說急召李左車連呼數次不知所往妙左右來報昨晚李左車領從人并帶來行裝徑自逃走不知去向霸王大怒曰左車實韓信所使詐來投降遂舉用於王前召項伯責之曰汝不審左車來歷悞舉於朕前以為可用朕一時不察信其巧言而聽用悞吾大事者皆汝之罪也伯曰臣聞左車素有虛名因見投降遂舉用於王前悞中奸計實臣之罪霸王怒氣不息周蘭等勸諫曰項司馬這是忠心為國一時未審奸計輕於舉用今既大兵到此且理論出戰應敵之策不必追悔前事霸王從其言遂赦免項伯乃重賞周蘭等并即當日回帳見虞姬備說李左車詐降誘我到此悔不聽御妻之言虞姬曰妾言不足惜惟望陛下奮力出戰恢復洪基獎率諸將同心協助早奏凱歌其他不必較也霸王曰御妻之言正合吾意次日升帳召諸將曰爾等從吾數百戰未嘗敗北今日漢兵勢重不可輕敵須要倍加用心鍾離昧領兵三萬在左哨住紮李布領兵三萬在右哨住紮桓楚為前部虞子期為後應諸

將隨朕出戰若彼敗不可遠追若彼勝四面救援務要仔細提防各相保守料一月之間漢兵糧盡自然走矣諸將拜伏曰陛下神算非臣等所及也後史官有詩言項王深知漢兵無糧不能久持不思楚兵無糧亦不可自立當時諸臣惟知項王足能算彼卻乃不急為區處以為久計使垓下之敗若軍需不缺未必遽至於亡也其詩曰 既能料敵知成敗未審吾軍已缺糧諸將若能周轉運八千未必盡投降 不說楚兵安營於沛城之東卻說韓信調度諸將各有方向隨處各有隱伏兵多而有紀律將分而有定守變化不常隨機運用十分嚴整單等楚兵到來只見小校投入中軍李左車回漢營韓信急請相見備說詐降入楚盡知霸王虛實信曰若非先生此行項王不來吾兵豈可久住倘各處救兵再到急難取勝今幸項王到此但不知何以使彼深入重地以中吾計先生必有方略應聞金玉以剖羣疑李左車曰元帥想有妙算故此下問臣有一言不知合否韓信遂拱手聽左車言計未知有何議論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若無左車則九里山之戰何日

第八十回 九里山十面埋伏

卻說韓信欲引項王深入重地求計於左車左車曰霸王屢次被元帥誘引以致取敗若復行此計恐霸王識破決不追趕明日出陣當請主上答話主上以言語激之向西急走霸王性暴決難吞忍定要追趕如有左右諫止臣請中途以身當之彼想前日詐降之恨豈肯便罷臣大笑逃走霸王愈加奮怒必然前進如此可引十數里可入重地元帥高見不知以為何如信曰此論正合吾意隨同左車到漢王大寨見漢王具說前事漢王曰吾左右須預備大將以當之信曰即著孔與陳賀二將為大王羽翼王引項王可向西會垓而行臣彼處已有布置漢王大喜君臣密密計議停當卻說韓信復到中軍傳下將令著大小三軍聽候發落次日諸將俱到帳下伺候韓信曰主上自出褒中來與項王五年之間親經七十餘戰勞

師動眾萬若干平今項王勢孤力弱勝負之決在此一舉諸君務要竭力報効各圖裂地而封以成萬年之業進當奮勇退當固守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隨吾指揮共協王事諸將應聲而諾曰敢不如元帥號令於是韓信按周易布陣乾為天令大將王陵管之引副將十六員大軍四萬五千旗幟六十四面在西北方埋伏坎為水令大將盧縮管之引副將十六員大軍四萬五千旗幟六十四面在正北方埋伏艮為山令大將曹參管之照前引軍在東北方埋伏震為雷令大將英布管之照前引軍在正東方埋伏巽為風令彭越管之照前引軍在東南方埋伏離為火令周勃管之照前引軍在正南方埋伏坤為地令張耳管之照前引軍在西南方埋伏兌為澤令臧荼管之照前引軍在正西方埋伏前設八卦後設五行左輔右弼各有方向夏侯嬰領兵十萬隨漢王後為應接之兵子房領兵十萬在左掖為防護使陳平領兵十萬在右掖為救應使孔熙陳賀領兵二萬為羽翼呂馬通呂泥領兵二萬為日月靳歙領兵二萬二千副將十二員為十二方位柴武領兵二萬八千副將二十八員為二十八宿大將任教領兵二萬五千看守漢王大寨劉澤領兵三千在雞鳴山虛張旗幟遙為之勢劉交領兵五千巡哨後軍薄昭孫可懷高起張倉戚思等各領軍二千四邊催督人馬前進陳豨陸賈傅吳芮等各領軍五千從小路在徐州左近待楚兵空壁出城即乘勢入徐州拘住霸王宮眷安撫百姓安撫是節勿得擅自搶擄四門拔楚幟盡立漢幟灌嬰佯敗引霸王入會垓待霸王敗後中郎騎將楊喜五軍都尉楊武左軍司馬王翊右軍司馬呂勝在烏江左右埋伏諸將隨韓信擺成陣勢各有方向如此陣勢孫俱已完備有王陵等近前曰元帥一向操練兵馬布陣置軍某等俱已明白但今九里山去沛縣一百八十里此時楚兵五十萬四面安下營寨元帥欲令某等九里山埋伏不知從何路而去在何處埋伏又不知元帥在何處對敵主上在何處引戰請問其詳以決羣疑信曰某未來此處與楚交兵預先數次差人踏看地方細訪埋伏處所然後分調諸君各

守方位如不知去路何以取勝九里山在徐州城北離城九里遠霸王被左車詐誘來沛縣心甚懊悔今與吾戰一敗之後決奔彭城某因算定此山極好埋伏不待霸王進城就令諸君布此陣勢將項王圍困在內四邊皆是漢兵使項王進無所往退無所守決欲過大江以求救應某又遣四大將在烏江埋伏霸王亦難渡江此處定然擒獲成功不意淮陰如此布置真是大將才惜不諸君人馬可到往西行從固陵北路沿黃河岸邊從歸德郡遠虞城縣二百里倒轉入彭城九里山此山舊名九疑山相連有四座山城東北有雞鳴山城西有楚王山城北有聖女山週迴有二百里項王到彭城見城上有漢兵旗幟決不敢近城卻從北走諸君人馬四合而來豈能出此重圍某已算定方向然後敢誘楚兵至此使往回勞苦再無軍需所以為必勝之道也王陵等拜伏在地曰元帥神機妙算古今罕有也後史官有詩曰 運算決策欺孫武輔漢興劉勝管吳十面奇功推楚滅山河萬里壯皇圖 韓信發落諸將已畢只見帳下一人高叫曰元帥何視人如土木耶信視之乃武陽侯樊噲也信曰諸將皆有方占獨將軍未有調用非信輕將軍也但有一大任欲將軍管領恐一時誤事則百萬雄師如無眼目矣噲曰元帥有何遣用某竭力前進如少誤事決從元帥以軍法治之雖死亦不敢怨恨信曰諸君大軍到九里山當左者則麾左旗當右者則麾右旗當前者則照前而麾之當後者則照後而麾之四面八方轉移布置有調全看中軍大旗調度目今諸事俱備惟少此一節欲勞將軍於九里山高崗之上領精兵三千執掌大旗指揮三軍各投方向又全仗將軍眼明手疾隨機應變遠望霸王所向之處以為動轉噲曰白日可望大旗若晚間何以為號信曰晚間執一大燈籠高懸於山頂上卻看人把不動而各占方向者為漢兵若奔走而趨前不定者為楚兵揮轉燈籠自有照應將軍須當用心不可有誤樊噲得令同諸將回固陵密密進發止漢王大兵並左右前後四起隨韓信與楚交戰其餘盡數東行不題卻說霸王召季布等計議曰昨差人四邊探聽

漢兵委的勢重汝等分為六起進發仍著鍾離昧周蘭隨朕防護以為救援朕親領兵二十萬其餘二十萬乃六起大將管領著虞子期守護中軍霸王一騎馬蚤出陣前傳與漢王急早與吾決戰兩家成敗在此一舉不可仍前迴避卻使韓信暗施詭計詐大丈夫之所為也於是漢王全裝甲冑耀武揚威來到陣前要與霸王對敵未知果與對敵否下回便見

總評 淮陰如此用兵不惟項王怕連漢王也怕

第八十一回 楚霸王會垓大戰

卻說霸王出陣只要與漢王決戰漢王亦全裝甲冑來到陣前與項王答話左右孔熙陳賀簇擁而來霸王大呼曰劉邦前日固陵之敗免汝一死今整兵而來定與吾決戰况五年之間經數十場不曾一日交兵亦不知你武藝如何今日務要決個勝負漢王曰用兵決勝在謀不在勇吾但與你鬪智不鬪力爾到處不過持血氣之勇終取橫亡豈足為強霸王大怒舉鎗望漢王刺來孔熙陳賀二將齊出接著 王對敵霸王忿怒與二將交戰兩邊大兵各退五十步遠看霸王戰二將與平日奮加倍力二將戰霸王各逞雄威蕩起一縷征塵殺致五十回合勝負未決霸王大叱一聲如半空中起一個霹靂一般驚得二將馬倒退數步陳賀急用手退回馬時不防霸王一槍刺中左脇翻身落馬孔熙急欲救應霸王又一槍刺來急低頭閃過時槍已擗著盔頂盔已落地孔熙散髮逃回卻得斬欽柴武二將抵住霸王以此孔熙不曾被傷霸王見二將來救正欲交戰只見漢王勒馬立於高坡上尚自未退霸王撒了二將徑奔漢王早有夏侯嬰急引兵保定向東北逃走霸王揮動三軍鼓譟前進盡力追趕未五里遠兩邊漢兵漸漸圍遠上來李布急止之曰漢王雖前行人馬不退聲勢益振恐是詐計陛下當收兵暫住以防攻擾霸王從其言正欲回首只見李左車在前大叫曰臣在楚多蒙陛下眷顧之恩今陛下已入彀中不若投降臣即引見

漢王免遭誅戮霸王大怒曰前日誤中匹夫之計正要碎屍萬段以雪此恨今又復向我前巧說仍又策馬追趕初時李左車在前奔走霸王在後緊趕行了十餘里李左車忽然不見惟見漢兵四面殺來楚兵不得動急難收拾被漢兵主力軍殺得四散奔潰霸王已知深入重地又聞砲聲不絕須臾韓信大兵四面八方殺來圍住霸王有李布鍾離昧等緊跟定左右一同協助沖殺不得脫身又見斬欽柴武孔熙等仍復分兵而出霸王當此潰亂之際無心戀戰只得同諸將殺出重圍後邊韓信大勢人馬風擁進發如山崩海沸霸王回看楚兵不知截在何處止有數千敗殘人馬相隨望前奔走正在忙中忽見周蘭引本部大兵殺入重圍之中接應霸王王得周蘭這枝人馬遂沖殺而出漢兵紛紛攘攘兩邊退去霸王殺至黃昏時候方到楚營虞子期接入中軍大寨方喘息未定與虞姬相見備說漢兵勢重恐難往紮不若今夜半之時仍回彭城再整兵馬另作區畫虞子期曰適聞傳聞有漢兵一枝住彭城搶擄宮眷未知的否今陛下欲回彭城恐為徒行不若乘大營人馬尚有二萬並各處逃回者尚有五萬合兵一處今夜起身前往荆楚湖襄一帶駐紮重整人馬養威蓄銳尚可恢復舊業不知陛下聖慮何如霸王曰許多宮眷俱在彭城傳來之言未為的實我欲徑到彭城取了宮眷前往山東魯郡駐兵相去不遠庶好接濟軍需眾將曰陛下所見甚當隨暗傳令者大小三軍快造飯束裝回彭城三軍造飯飯畢已過夜半矣大兵望東一條大路回彭城一日到蕭縣離彭城五十里早有漢兵陸續南路進發遙望東山一帶形影旗幟布列無數人馬在彼往來霸王大驚問左右曰此處亦何漢兵之多想天下諸侯俱會合在此為之奈何鍾離昧曰前有漢兵之阻後有韓信追襲甚急各處諸侯又屯兵在此想彭城已為漢得矣不若陛下同臣等領八千子弟徑投江東以圖再舉此策尚不可戀戀於此恐難脫身古人云兵多將眾費用不敷繫念勞心決遭困憊陛下若不急從臣言悔無及矣周蘭曰鍾離昧之言極為有理陛下亦當俯就霸王性燥大

言曰朕自起兵以來所到撲滅今雖兵多料漢諸將中再無朕敵手何乃棄兵逃遁使諸侯聞之不亦恥笑乎汝等隨吾軍後看我力戰漢將若鋒芒少挫即自殺以示其弱諸將見霸王性起再無人敢諫遂調動人馬前進將近彭城早有小校來報好彭城四門盡列漢赤幟彭城已為漢得矣四面俱是漢兵攔阻霸王遂下馬重整戎裝大叱一聲向雞鳴山殺到九里山只見山頂上一聲砲響大旗麾動四面八方圍合上來西北王陵正北盧縮東北曹參正東英布東南彭越正南周勃西南張耳正西臧荼各舉兵器敵住霸王霸王舉槍敵住眾將金鼓大作殺氣冲天霸王左冲右突一上一下一往一來如龍騰於大海虎躍於前崖抖搜精神力敵眾將眾將退後復有薄昭孫可怪高起張倉戚思五將截住廝殺霸王略無懼怯戰二十合槍刺傷孫可怪馬冲倒戚思正趕殺諸將復有陳稀傅寬樊武吳芮自聖女山東谷口殺出攔住霸王各舉兵交戰未及十合諸將敗走一日之間霸王敵漢名將六十餘員馬未倒退槍未點地好勇鬪狠雖匹夫事亦是一個有勇男兒回視楚將曰我今與漢交兵果力弱耶諸將曰陛下乃天神也古今威武再無可比日將晡矣陛下可暫安營於此請娘娘少歇於是隨命虞子期請娘娘到帳中相見霸王曰御妻今日被漢兵圍困一路甚是驚恐虞姬曰妾仗陛下天威又得諸將防護心有倚賴忘其恐懼又聞陛下今日戰之閒何足為勞左右聞之莫不駭然周蘭等復近前奏曰陛下今日雖勝諸將但漢兵勢重四面圍困甚急今晚須防攻劫各營更要仔細把守霸王曰此言正合吾意隨傳令者大小三軍今夜皆睡仍令八千子弟俱在軍中左右防護遂命行廚置酒與虞姬夜飲不題霸王在此防守卻說韓信見漢將敵霸王不過急召季左車計議曰明日不必與霸王對敵只將九里山大兵四面圍困隨處多設戰車遍插旗幟相持一日楚軍糧盡人馬住紮不定自然內亂四散逃走霸王欲出不能欲守無糧正所謂內無糧草外無

救軍安得不敗若與對敵霸王英勇萬夫難當徒自挫折豈為良策左車曰霸王雖是英勇所使者諸將與八千子弟耳縱使三軍雖逃而諸將與八千子弟相從日久決不肯遽散左車言如有妙計必得諸將解體八千子弟離散霸王雖有蓋世英雄一人之力亦難獨守若今日諸將不去八千子弟不散雖是無糧事急奮力齊心冲殺我軍不能抵當霸王得出重圍急過江東再整兵馬元帥又須一二年方得平定不若此時極力攻取一戰勝楚大事定矣信曰先生之言誠為有理但無人解散楚軍以施此妙計須差人請子房來看他如何况子房機變最多與之商議定有奇策隨着陸賈入左哨請張軍師來有話計議陸賈去不多時只見子房策馬而來遂與韓信李左車相見信曰連日見霸王英勇諸將不能敵又見楚將李布鍾離昧等齊心協助又有八千子弟相守不去恐一時復出重圍投向江東急難取勝夜深請先生求教幸望不吝珠璣愿賜一言以開茅塞張良曰此亦無難只是使楚將解體八千子弟分散一人孤立豈能持久十日之間項羽可擒天下自定矣信曰韓某亦如此說但無人施此妙計敢請先生求教想先生必有奇策幸望明示張良遂起身向韓信李左車前密密道了數句言語使諸將心志懈怠八千子弟自然離散但不知其言還是如何

總評 運籌決勝楚不如漢

第八十二回 張子房悲歌散楚

卻說韓信來計於張良張良移席近前密與韓信李左車曰某少遊邳下曾遇個異人善能吹簫大音調悠揚呂律哀切因與會飲終日向異人學簫傳授一月不覺亦能吹此簫異人嘗說簫乃古樂其原本自黃帝截竹為筒長尺有五寸按五行十二支十八音克協以和天地乃中呂之氣後大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古之善吹簫者有秦女弄玉仙人簫史皆有重名此簫一吹使鳳凰來儀又能致孔雀白鶴舞

於階下故簫音足能感慨人心以動歸鄉之志故曰樂人聞之則樂憂人聞之則憂今當深秋之時草木零落金風初動遠鄉之人情思最是悲切某夜靜更闌之際投雞鳴山一帶吹動此簫悠悠餘韻耿耿悲聲使字字為之斷腸向句為之解體管交一吹之後八千子弟不勞元帥張弓隻矢自然離散信即拜伏在地曰先生有此妙技雖秦女蕭史不能及也故事用良即答禮相約已定次日遂按兵不與楚交戰四邊多設戰車增添甲士嚴加巡哨仍令蕭相國催遣軍糧各路諸侯分頭運糧以接濟軍儲分付樊噲山頂上鳴鑼擊鼓以擾亂軍心仍令灌嬰時常在楚營左右埋伏待霸王或出營沖陣即令攔阻催報各營一齊奮力攻戰卻說霸王一連三日亦未出陣有季布項伯等入營求見霸王曰即日三軍無糧戰馬無草軍士暗地埋怨倘有詐變之人盡惑其心必然生亂事已到此十分緊急不若陛下領八千子弟臣等領各營人馬同心合力殺出重圍投荆襄或江東隨陛下所往霸王曰軍已無糧實難支持不若殺出最是但恐漢兵勢重不能出耳季布曰臣觀八千子弟一向隨陛下沖鋒破敵最能當先所到之處無不取勝漢兵一見莫不風靡陛下可領子弟兵沖殺頭陣此計惜乎不早臣等各領本部人馬保娘娘斷後若頭陣陛下打開後陣自然以次而退臣等可出重圍矣霸王曰爾言甚當隨傳令著三軍明日隨我沖殺漢兵以出重圍俱要奮力當先勿得退後軍士得令暗地商議我等從軍日久衣襖破綻未得縫補當此深秋之時天漸寒冷連日缺糧救死不能如何沖殺漢兵眾人捱到黃昏之後將近一更之初偶聞秋風颯颯木落有聲客思無聊以動鄉關之念况四野干戈絕糧遭困難當愁苦之懷只見眾軍三個成羣五個一起正在納悶之際忽聽高山之上順風吹下數聲簫韻一曲悲歌清和哀切如怨如訴透入愁懷感動離情淚下千行百計難解一聲高一聲下一聲長一聲短五音不亂六律和鳴趣致如露滴蒼梧如鶴唳九皋如風送叮咚如漏點銅壺愈傷而愈感愈聞而愈悲雖鐵石之肝腸亦為之摧裂雖冰霜之節操亦為之

改移離散英雄之心消磨壯烈之氣其歌曰 九月深秋兮四野飛霜天高水涸兮寒雁悲愴最苦戌邊兮日夜徬徨披堅執銳兮骨立沙岡離家十年兮父母生別妻子何堪兮獨宿孤房雖有腴田兮孰與之守鄰家酒熟兮誰與之嗜白髮倚門兮望穿秋水稚子憶念兮淚斷肝腸胡馬嘶風兮尚知戀土人生客久兮寧忘故鄉一旦交兵兮蹈刀而死骨肉為泥兮衰草濛濛梁魂魄悠悠兮罔知所倚壯志裏裏兮付之荒唐當此永夜兮追思退省急早散楚兮免死殊方我歌豈誕兮天遣告汝汝其知命兮勿謂渺茫漢王有德兮降軍不殺哀告歸情兮汝翱翔勿守空營兮糧道已絕指日擒羽兮玉石俱傷楚之聲兮散楚卒我能吹兮協六律我非胥兮品丹陽我非鄒兮歌燕室仙音徹兮通九天秋風起兮楚亡日楚既亡兮汝馬歸時不待兮如雷疾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句句有深意勸汝莫作等閒看入耳關心當熟記 張良自雞鳴山吹至九里山沿山吹數十遍又令漢卒學此楚聲隨處歌之况當夜靜更闌之時音韻淒涼最能悲感吹得楚營中人人涕泣個個心酸初聞時尚自流淚情切而已既聽之後越思越想遂發悲煩惱各人便道此必是天遣神仙下降救我等性命故使吹此洞簫欲我等逃命我等若忍飢受寒守此空營倘漢兵一沖殺來連日飢餓如何抵當俱是死數父母妻子不得見面卻不是逆上天之意不若乘此月明之際早早逃走倘漢兵捉住就見漢王備說連日楚營無糧飢餓難忍又見漢兵勢重恐難逃生情願各散回鄉以見父母哀告大王乞賜放生料漢王仁德必不害我等性命豈不强似橫死刀劍之下眾人商議已定各束行李不由諸將號令一闌都走四散奔潰不一時八千子弟各營軍士十散八九諸將欲奏霸王此時方二更時候霸王與虞姬寢熟不敢啟請霸王還要報諸將計議三軍已散止我等十餘人倘漢兵探看楚營虛四邊攻殺進來霸王被擒我等性命亦難自保不若雜在眾人逃走之中夜晚不辨彼此得出重圍再與霸王報仇還有生路若同霸王一時受死生既無益於國家死亦與草木同朽

矣豈非愚之甚耶鍾離昧曰諸君之言甚當眾將遂棄馬各束行裝亦同眾軍士逃走惟項伯自思我昔日鴻雁川曾救張良一死又與漢王結為婚姻何不往投張良未見漢王仍結二姓之好封拜為侯不失楚家之後庶宗祀不絕豈不美乎遂仗劍尋問張良營寨不題有周蘭桓楚二將曰我等受霸王知遇之恩雖死不可捨去彼眾人皆是懼死貪生假為巧說猶狗禽獸不如也豈足挂齒我等糾聚楚卒見有八百餘人守定中軍急請霸王醒來捨死沖殺出去以圖再舉若天不祚楚或霸王遇難我等一同赴死生則君臣相聚一處死則魂魄亦不相離乃大丈夫之所為也二人獨立帳外獎率八百楚卒守住寨門卻說楚兵并諸將當此百萬漢兵圍遠如何逃走因是韓信於張良方吹簫之時即分付灌嬰傳令說與各營待楚卒四散之時任從逃走不可攔阻以此諸將雜於亂軍中亦得逃走遂出重圍有周蘭桓楚正欲飛報霸王霸王已醒披衣而出觀望四壁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少也周蘭桓楚急到帳下悲泣曰楚兵被韓信用計遍山吹洞簫數闕吹散楚兵諸將並皆逃去惟臣二人糾聚楚卒止八百餘人聽候陛下陛下正當乘此潰亂之時同臣等急沖殺出去尚可脫此重圍不然漢兵知楚營空虛協力攻擊兵微將寡何以禦之霸王聞說淚下數行遂入帳中來別虞姬當此之時雖鐵石心腸寧能不動耶未知如何

總評 漢家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項王屯寨於其中尚爾酣睡乎

第八十三回 霸王帳下別虞姬

卻說霸王見楚兵皆散將士惟有周蘭桓楚二人勢孤力弱不覺淚下數行回到帳中長歎曰天其亡我乎左右亦皆泣下莫敢仰視虞姬急起而問曰陛下何乃悲泣如此霸王曰楚兵將士俱已散去見今漢兵攻擾甚急我欲辭爾沖殺出去展轉反側不忍遽捨我思與爾相守數年以來朝夕未嘗暫離雖千軍

萬馬之中亦同爾相隨而行今一旦欲與爾長別戀戀之懷傷感於中不覺淚下虞姬聽罷相問失聲哽咽半响遂告霸王曰妾蒙陛下眷愛鏤心刻骨不能忘今不幸遭此亂離陛下欲捨妾長往妾如刀割肝腸豈容遽捨遂扯住霸王袍袖淚珠滿面柔聲嬌語相偎相倚甚難割捨霸王遂命左右置酒帳中與姬飲數盃乃作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霸王歌罷復與姬飲數杯又歌數闕虞姬因而和之曰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乃姬所作出 史記釋義 霸王與姬相和會飲已五鼓矣周蘭桓楚帳外促之曰天將明矣陛下可急急起行霸王復又泣而別姬曰吾將行矣爾當保重姬曰大王已出重圍置妾於何地霸王曰據爾姿色劉邦見之決留用料不至殺傷爾何患其無地耶姬曰妾愿隨大王之後雜於眾軍中可出則出不可出則死於大王馬前陰魂隨大王過江葬於故土妾之心也霸王曰萬軍之中戈戟在前甲士圍遶勇者尚不敢進况爾從來嬌媚又不能馳騎徒喪花容半世青春誠為可惜姬曰愿借大王寶劍妾假裝男子緊隨大王之後務要出去霸王遂拔寶劍遞與姬姬接劍在手泣而告曰妾受大王厚恩無以報大王愿一死以絕他念遂一劍自刎而死霸王掩面痛哭失聲幾乎墜馬周蘭勸曰陛下當以天下為重何自傷如此後史官有詩曰 虞子期見姬死遂撞 妾本江南女隨君已數年娥眉雙宛轉雲鬢兩嬋娟玉貌傾城色花容西楚憐 今朝垓下死刎首落君前 又詩曰薄女曾為西魏婦國亡遽爾事劉君虞姬千載昭青史烈烈霜姿獨 出羣 且說霸王領八百楚兵沖殺頭陣灌嬰即領本部人馬攔阻霸王躍馬橫槍直取灌嬰戰十餘合灌嬰敗走霸王不敢追趕只徑透重圍奮力沖殺漢兵不能抵當灌嬰急報入中軍漢王同韓信統大兵分頭追襲樊噲在山頂上麾動大旗招八路漢兵四面圍遶有曹參正遇周蘭桓楚斷後急率副將劉賈王燧周從李封截住去路周蘭桓楚回看楚兵止有二十餘騎勢已孤立欲沖敵眾將力不能支又恐被

漢兵所獲仰天歎曰臣力至此不能支也遂引刀自殺周蘭亦奇隨從二十餘人皆被害後史官有詩曰九里山前楚困時雄兵數萬勢將危八千兵散空歌楚雙刃臨鋒敢自持一念孤忠昭日月片言大義振熊羆項王多少隨軍者誰似周桓死不移不說周蘭桓楚自殺卻說漢王大兵分頭追趕霸王霸王殺透重圍急奔淮河到河邊有一小舟泊近河岸霸王命軍士撐駕渡河復將北岸軍馬陸續渡河計點止有百餘騎又走數里遂至陰陵迷失故道霸王四望俱是小溪夾路又見四面塵土大起金鼓振天竟該忽見一田父在道旁霸王問曰從何處可往江東去田父見霸王甲冑異常自思此必霸王也都彭城數年無德以及百姓專行殺戮民受其害今被漢兵追急迷失故道欲往江東去不可指說正路田父沉吟未答霸王復又問曰田父勿得恐懼我是霸王因漢兵追趕在後欲渡江往江東去但不知從何路可往田父因欺其不知而給之曰當從左路而往霸王遂向左行走行未一里陷於大澤中幾不能出幸賴烏錐乃龍駒一躍而起遂出澤中纔可前進忽見楊喜一杖人馬先到霸王知是楊喜乃言曰吾今人困馬乏又陷大澤中此于方纔得出力不能與敵爾當時曾隨我數年不若與吾同過江東再整兵馬封汝為萬戶侯共享富貴何必追我至此楊喜曰大王不納忠諫不惜賢士大肆無道遂至於此縱使過江終不足以成大事臣今事漢真得其主矣奉命追兵至此念大王故舊不敢無狀幸即投降同見漢王不失封侯之賞霸王大怒舉槍直取楊喜楊喜來戰霸王二馬相交兵器并舉戰到二十回合霸王按下槍舉鞭望楊喜打來楊喜急閃時左臂已著一鞭打落馬下霸王方欲舉槍復往下刺早有楊武王翼呂勝呂馬通一齊俱到扶楊喜上馬退回後陣眾將來敵霸王霸王復與眾將交戰後邊英布彭越王陵周勃分頭圍遶上來霸王不敢戀戰挽轉馬向城東而走回看相隨者止二十八騎自度不能得脫重圍又覺身體困乏天漸昏黑路少山多樹木叢雜左右曰大王連日驅馳未得飽食臣等隨大王萬死一生亦未得食馬俱

未沾水草乘此樹木叢雜之中漢兵圍遶在外且因路狹樹多彼未敢遽進大王可到前村尋一民間暫歇半時待到天明方好行走况如此昏黑倘急奔前進或悞入溪澤中人馬疲乏之甚決難逃生霸王從其言遂徐徐尋路遙望林木間微露燈光知是人家霸王與眾人及到大林邊不見燈光止有一古院眾人便道院中亦可暫歇請大王下馬霸王到大門邊忽聽潺潺水聲勒馬看時乃一溪清水遂策馬近前飲水又令一小卒將所持寶刀在溪邊大石上磨錫以備來日冲陣小卒力弱不能舉霸王下馬自將寶刀石上往來磨錫力大將石推在一邊石下泉水湧出遂成古泉此處乃興教院離烏江七十五里大林顛石之間至今有項王飲馬泉卓刀泉古迹尚在霸王同眾人進院兩廊尋問人俱不見尋到退居見數老人圍爐而坐小卒便問院中如何不見眾人老人曰看院者原有二十人近聞楚漢交兵遂皆逃去我等是近村人家各人恐院中遺失家事遂請我等年老者無用者在此看守但不知汝等是何人夜晚至此不知何事小卒曰如今有西楚霸王被漢兵追趕到此夜晚不能前進欲投院中暫歇一宵明日早行汝等有飯可進與王用眾老人聽說是霸王急急起身出到門外拜伏在地請霸王進屋內設座眾老人近前又拜曰山野村民不知禮體乞大王恕罪霸王曰汝眾老人在此有米糧否韓信乞食項王亦乞食矣可做飯與眾人用待過江時用汝一石當以百石補之內有一老人素讀書近前曰大王建都彭城此處皆楚地正是大王所管之處費用些須糧米豈敢望補霸王聞說大喜眾老人遂湊米一石有餘付與眾軍士擔水生火做飯拔野菜煮熟先進飯與霸王用然後眾軍士分用畢霸王遂寢將至夜半忽見天邊一輪紅日浮於江面見漢王乘五色彩雲翔翔而來將紅日抱於懷中駕雲而起但見相連雲腳之後有萬縷祥光接續不斷霸王見漢王抱日而起急脫衣涉水而上來奪紅日被漢王雲中一腳迎面踢來將霸王踢落江中徑抱紅日向西而去霸王忽然驚覺卻是一夢霸王歎曰天命有在不可強也纔言未了只見小卒急報

漢兵又殺到林前請大王可急起前進霸王緊束衣甲扣韉鞍馬殺出林來不知脫身如何
總評 看此一回而兒女情英雄氣兩兩可憐令人下淚數斗

第八十四回 楚霸王烏江自刎

卻說霸王聞漢兵又殺到林外緊束衣甲扣韉鞍馬殺出林來天已平明漢兵分在兩邊一邊舉兵器迎來乃灌嬰也霸王方與嬰交戰隨後楊武呂勝柴武靳歙相繼而來霸王不敢戀戰奮怒向前沖殺三軍不能當諸將隨後追襲行五十里前至烏江霸王勒馬四望只見漢兵重重疊疊圍遶上來又思昨夜夢警知天命有在不可逃乃謂其騎曰吾自起兵至今凡八歲矣身經大兵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一死我必能三勝之先與爾等沖殺重圍斬將刈旗如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二十八騎為四隊與漢兵相向鼓譟大進復圍遶數重霸王又謂其騎曰吾為爾先殺彼一將令爾四面馳騎期約至東山之下為三處不可違也諸將曰願從大王之命於是霸王大呼疾馳而下漢兵皆披靡遂斬漢一大將是時楊喜前日被鞭打未重傷已得平復懷恨於心一馬躍出攔住霸王霸王瞋目大叱之項王楊喜人馬俱驚辟退走數里霸王遂與其騎約會東山下分為三處霸王雜於其中漢兵不知所在又分兵三起圍遶之霸王舉槍往來馳驟於三處以身為羽翼復斬漢將李佑都尉王恒殺漢兵數百人及查楚卒止亡其二騎呂勝楊武望見霸王殺漢兵忿怒曰項羽至此猶殺吾漢兵何乃如此之勇耶二將遂舉兵器沖殺而來與霸王交戰未及十合二將敗走一日之間凡經九戰殺漢大將九人殺兵一千餘人乃謂其騎曰吾之與漢戰果何如眾騎皆伏曰大王真天神皆如其言也按九里山離潯州九十五里江表之處項羽敗走與漢兵交戰斬將刈旗一日之間凡經九戰遂名其山為九頭山後史官有詩曰自古英雄者無如楚霸王會垓三百里江上一舟航當此身遭困能令漢將亡至死心猶壯於今劍有光

霸王一日九戰遂沖出重圍到大江北岸地名烏江霸王欲渡江烏江亭長艤船近岸相待乃謂霸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大王素有重名可聚眾得數十萬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無失况今臣獨有此船在此若漢兵至臣駕船抵中流彼決不能過任王行也霸王歎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焉且籍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使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亭長亟為之言曰勝敗乃兵家之常昔漢王雖水與大王交兵被大王一陣殺漢兵三十餘萬雖水為之不流此時漢王獨身逃難落於井中幾不能免遂忍而至此大王今日之敗猶如漢也何必區區以八千子弟而言是何所見之小耶故曰圖大者不矜細行王可急渡漢王將至矣霸王曰汝言雖善吾心獨甚愧若漢兵至惟付之一死耳亭長嘆惜不已後唐人杜牧之有詩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英俊捲席重來未可知 霸王見亭長艤船相待久而不去知其為長者乃謂曰吾有此馬騎坐數年以來所向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今恐漢兵所得又不忍殺之公可牽去渡江見此馬即如見我也此亦不相忘之意遂命小卒牽馬渡江那馬咆哮跳躍回顧霸王戀戀不欲上船霸王見馬留連不舍遂涕泣不能言眾軍士攬轡牽馬上船亭長方欲撐船渡江那馬長嘶數聲望大江波心一躍不知所往後馬兩失眾人大驚亭長亦如呆半晌面如土色遂放舟而去後史官有詩單讚戀主如此真良馬也其不死何俟眾人大驚亭長亦如呆半晌面如土色遂放舟而去後史官有詩單讚戀主如此真良馬也其詩曰 馬能戀主真龍骨回首依依更可憐多少楚臣貪後祿甘心誰肯念當年 霸王見馬投江而死嘆惜不已復與眾軍士俱步行持短兵與漢接戰又殺漢兵數百人霸王身被十餘槍忽於眾漢將中見大將呂馬通曰爾非吾故人乎馬通近前側視不敢正面離威恐被短兵所傷乃言曰臣實大王故人不知大王有何相囑王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賞萬戶侯吾與爾舊有恩德遂拔劍自刎而死楊喜楊武王翳呂勝等俱到各以項首獻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生乃于大漢五年十二月烏江自刎而死年三

十一歲後唐宋諸賢有詩曰 爭帝圖王勢已傾 八千兵散楚歌聲 烏江不是無船渡 恥向東吳再起兵
誰謂江東豪傑多 其如殘暴更如何 要知此地能亡國 未必移舟可渡河 帳下紅粧空對泣 江邊白刃
不須磨獨夫 牧野難恢復 九里山前已散歌 不修仁政枉談兵 天道如何向力爭 隔岸故鄉歸不得 十
年空負拔山名 太史公曰 吾聞之周生曰 舜目蓋重瞳子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羽豈其苗裔耶 何興之
暴也 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 豪傑並起 相與並爭 不可勝數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 三年遂將
五諸侯 滅秦分裂天下 而封王侯 政由羽出 號為霸王 位雖不終 近古以來 未嘗有也 及羽背關懷楚 放
逐義帝 北面自立 賈怨王侯 叛已難矣 自矜功伐 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 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 身死東城 尚不覺悟 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 豈不謬哉 又述贊曰
亡秦鹿走偽楚 狐鳴雲鬱 沛公劍挺 吳城動 開魯甸勢合 碭兵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 歎終誅子嬰
違約 王漢背關懷楚 常遷上遊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實不與 嗟彼萬代 卒為兇豎
卻說漢將呂馬通等五將持項王頭見漢王 漢王起身看項王頭 面目如生 漢王泣曰 吾與王曾拜兄
弟 後圖取天下 遂與王有隙 然王雖虜 太公呂后恩養三年 凜未敢犯此 古烈士丈夫之所為也 吾不能及
不意王今死矣 吾甚惜之 左右聞漢王言 皆泣下 後史稱項王雙目重瞳 力能舉鼎 勢可拔山 喑啞叱
咤 千人自廢 其英雄驍勇 亘古以來 未之有也 觀鴻門累欲殺沛公 略不介意 雖天命有在 亦可謂有人
君之度矣 睢水之戰 復太公呂后于軍中 三年無殺害之心 及聞成臯置太公于俎 上欲烹之 聞漢王約
為兄弟之言 卽舍之 呂后在楚三年 未嘗一念相犯 此尤人所難也 帝泣而語左右 乃良心所發 亦足以
見霸王真古之豪傑也哉 項王已死 楚地已定 遂封呂馬通為中水侯 封王翳為杜衍侯 封楊喜為赤
泉侯 封楊武為吳防侯 封呂勝為涅陽侯 烏江立廟 命有司四時享祭 後宋紹興間 金王亮欲渡江 謁項

王府乞杯 按不從 亮怒 欲焚其廟 俄有大蛇 逸出屋梁之間 林木中鼓噪 發聲若有數千甲 兵亮大驚 左
右駭散 後許表詩曰 十載興亡莫淚愁 漢家功業亦荒丘 空餘原上虞姬草 舞盡春風不肯休 皇明
舜原楊先生過烏江廟有詩曰 荒墳雄枕烏江頭 誰為荒墳構祀樓 用范初心結未泯 滅劉遺恨付長
流 迅雷暴雨還舒憤 衰草含煙應帶愁 幸有刻碑真像在 椒漿鄉國歲悠悠 古木森森插太虛 荒墳原
近野人居 无搖樹杪疑靈在 聲振江波似怒餘 獨霸山河已粉碎 興王事業未鋪舒 奈何灞上南還日 不
重英賢口重瓊 漢王命有司立廟 不題卻說項伯離楚營 投奔張良 張良因見大兵擾攘 未敢啟奏 漢
王今既滅楚 事已平定 引項伯來見漢王 曰 伯前日楚歌散兵之時 卽來投臣 左哨臣念伯故舊 又兼前
日鴻雁川有功 遂留住營中 不敢擅專 引來投見大王 乞賜收錄 王曰 項公累有大功 又是至親 我正欲
尋訪 不意不棄 自來相見 深合我心 遂封伯為射陽侯 賜姓劉氏 賜姓劉所伯喜謝 恩後史官譏伯不能
為楚死節 甘心受漢封爵 又改姓為劉 亡國求榮 無恥之甚 有詩曰 會垓兵散楚歌聲 楚將甘心背主
行 項伯同宗更先叛 受封賜姓枉偷生 楚滅天下大定 獨山東魯國未下 漢王曰 魯小國也 何足掛齒
且置之度外 遂欲起兵 會議河南 建都張良入見 王曰 大王未可班師 魯國雖小 隱伏後患 王若置而不
論 他日復起干戈 大王悔之晚矣 漢王大驚 曰 量一魯國 何乃如此利害 張良近王前 遂道出數句言語
來 便知魯國雖小 不可輕視 未知如何 下回便見

總評 項王早知天命 必不至自刎 昔有云 楚雖二虜 亡秦者必楚 豈得以魯為小縣 而忽之于房
說大有裨益

第八十五回 漢王改韓信封楚

漢王問張良魯國乃小國也 如何隱伏後患 良曰 魯國乃禮義之國 昔懷王封項王為魯公 魯乃項王原

封根本之地大王若置而不論魯乃倡率義兵為項王報仇鼓兵過江糾合東吳豪傑借以為勢下荆楚
 占湖襄大王豈能一時得乎况項王起兵會稽之時甚得東吳之心魯若一舉兵必為響應安得不為後
 患漢王即悟曰若非先生之言幾忽略此事遂起兵徑趨山東果見魯城緊閉遍豎旌旗漢兵到城下四
 面圍困攻打數日不見動靜止聞城內有絃歌之聲漢王急燥欲多設火砲火箭極力攻打漢王起兵有
 之聲張良諫曰不可魯乃周公之後禮義之國孔子生于尼山為萬代帝王之師天下瞻仰今觀大王兵
 臨城下尚聞絃歌之聲為主死節豈可以勢力強之耶大王但以項王頭號令城下示以大義彼自順附
 漢王從其言急取項王頭號令城下只見城上父老盡皆哀泣漢王令人諭之曰項王放弑義帝大肆暴
 虐漢王倡天下諸侯兵為義帝發喪衣皆編素為天下除此殘逆今楚已滅矣魯何不降是逆天不知大
 義有愧聖人之教魯之不降誠為守禮義之邦而漢高聽子房之度兩得之矣父老聞曉諭之言遂同諸儒開城迎漢王
 大兵進城漢王安撫百姓畢即將項王屍首以魯公號葬於穀城東十五里亦命有司立廟享祭楚地悉
 平韓信引大小諸侯文武將士與漢王賀喜次日即傳旨令眾諸侯各調本部人馬還國去訖其餘大小
 文武將士盡赴洛陽聽候論功行賞漢王因思韓信所居齊地七十餘城國大權重恐為後患惟楚偏于
 一隅為荆蠻之地一時起數萬甲兵亦難湊辦較之齊地強弱相去甚遠遂召韓信撫之曰自得將軍以
 來累建大功此心終不能忘但恐將軍功高權重為小人所忌嫉則不能安其位矣似非我所待將軍始
 終之意將軍可封還將印就鎮守楚地以安人心保全君臣之義為萬世子孫之業不亦美乎韓信聞漢
 王之言莫知所指遂將元帥印交還漢王其大小將士各退回本營聽漢王分處信復奏王曰齊國蒙
 大王封錫日久今一旦改封恐非所宜不智漢王歎曰將軍誤矣昔楚漢交兵人心未定齊地乃反復之
 國姑令將軍鎮守今天下大定四海一家無地不可此皆詭言耳况將軍淮陰人封將軍為楚王即以父母之

邦為將軍食采之地最為相宜將軍勿得視為輕重也漢方滅楚視楚人不啻怨仇而今一旦改韓信復
 將齊王印交還與漢王仍領楚王印赴楚之國差人尋訪漂母並辱已惡少年旬日漂母惡少年至拜伏
 于殿下莫敢仰視信令左右賜漂母以千金母拜謝而去召惡少年授以中尉少年曰向者愚陋粗鄙不
 知大貴誤犯麾下今蒙不即加誅已領洪度何敢遽受封賞信曰吾豈小丈夫之所為哉懷私忿以為報
 復徇德怨以為喜怒耶汝其領受勿致多辭少年遂謝恩而出信因謂左右曰此壯士也方辱吾時吾若
 殺之何以有今日吾遂忍而至此是少年助我以建功也吾之所以封少年豈徒然哉說得要緊如此度
 但惜乎居功之過左右曰大王賜漂母金封惡少年官非人所能及也後史官有詩曰量封王國其所宜
 飯哀王孫漂母非望報信豈忘母恩千金以酬德古人大義存惡少非母比狂悖豈足論庸授中尉官無
 乃開兗門一忍遂至此千里王侯尊君子重恩德百世垂後昆 大漢六年正月趙王張耳楚王韓信等
 率文武將相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
 大王起自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封為王侯今大王不即尊號何以示信於天下臣等雖
 以死守必愿大王加尊號也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幸相與有益國家者為也于是十二月
 甲午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此方即文武羣臣朝賀呼諫畢遂設宴封功臣以詔天下詔曰朕
 惟周宗不祀秦僭大統六國兼併四海紛擾三世益衰天命乃絕朕本沛民賴上天眷佑祖宗靈庇資爾
 文武之力克秦滅楚平定天下羣臣議欲尊朕為皇帝為生民主乃于楚漢六年二月甲午告祭天地即
 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定天下號曰大漢改楚漢六年為大漢六年是日恭詣太廟追等四代考妣為太上
 皇帝立社稷于洛陽封呂氏為皇后長子劉盈為東宮皇太子凡秦楚苛刻之刑悉皆赦除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 尹氏曰自三代而下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

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為少愧矣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宴賞羣臣酒行數
巡帝曰列侯諸將毋得隱諱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
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
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繼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
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知人善用此誠漢高識
此為法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言訖羣臣拜伏曰誠如陛下所言遂復各飲數
巡君臣宣暢一堂甚相歡洽韓信乘帝喜因奏曰臣昔日背楚入漢中路經棧道有樵夫指路臣恐楚兵
追問遂殺之臣得以立功報陛下也後至孤雲兩脚出遇義士辛奇後隨臣伐楚屢有大功值廣武大戰
陣亡至今未有封賞敢奏陛下乞將樵夫立祠命有司享祭贈辛奇官以及子孫此陛下恩被枯骨湯武
之大德也帝曰非卿今日奏知朕豈知樵夫指路之義辛奇陣亡之功幾失此二忠良也羣臣辭帝出內
次日帝傳命急為樵夫建祠致祭當日贈辛奇為建忠侯子孫世廕後三國時辛毗
乃奇之後也張良奏帝請立韓王
後孫姬為韓王都翟陽立韓宗廟此見張良終
始為韓之意王陵奏帝為母立祠漢王曰陵母大賢知朕終有天下即
立祠月給香燭命有司致祭至今陵母祠遺跡尚在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相淮南王英布梁王
彭越燕王臧荼俱如舊大封同姓劉賈等皆為王封功臣蕭何等二十餘人俱為侯其餘有爭功不決往
往坐沙中偶語帝登高望見甚疑之乃問張良良曰陛下用諸將以取天下今所封者皆親愛所誅者皆
仇怨因恐懼不自安欲相聚謀反耳韓見子房行
事靡不忠信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平日所甚憎惡與羣臣所共
知者為誰王曰雍齒乃我所甚惡者良曰急封雍齒為侯則人心定矣帝從其言即封雍齒為什邡侯羣

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其無患矣於是羣臣悉定張良又奏曰羣臣志向已定惟田橫逃於海島恐為
後患陛下當除之子房慮事稠
密足見一上曰以先生之言當用何策以處田橫良向帝言不過數句使田橫自然
歸附未知如何

總評 改封韓信於楚韓信乘此有自全之道何不智耶
第八十六回 齊田橫義士死節

卻說張良奏帝曰田橫齊之義士遠遁海島靜觀強弱其志不小陛下若遣兵征進洪濤萬頃勢若滔天
一時遽難取勝以臣愚見差人齎明詔陳說利害赦其罪而召之仍謂復齊之後以存田氏彼聞復齊之
後必慕德而來橫可致也不然徒費甲兵橫豈可力致哉帝即從其言於是差士大夫陸賈齎詔前往海
島召田橫陸賈一日到海島四望風景只見羅山巨其東維水阻其西神山距其南渤海就其北洪濤巨
浪一望無涯尋問郡人有老父曰田橫居海島在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如大夫
見田橫須駕大船沿海順風而入方可見橫若此處尋訪豈可得見陸賈聽父老之言即同從人前到即
墨分付收拾大船多差水手乘順風一時就到海島田橫聞漢使至先著人拒住寨門陸賈乃諭之曰漢
王平定西楚天下歸一獨汝主未附特差大使齎詔曉諭作速出寨相見勿得抗拒田橫聞陸賈之言即
出相見開讀詔書詔曰 夷齊恥食周粟而周武王卒有天下介子推不欲事秦而秦卒霸一國田橫雖
居海島終為漢土獨能超出人間而與夷齊介子推齊名乎否則可速來大則為王小則為侯永保田氏
不失宗祀不亦愈於遠處海涯與魚鼈為友乎如執迷不反舉兵而東身為俘馘絕滅田宗其患甚矣幸
其速來勿悞 田橫讀罷詔書隨欵待陸賈因相議降漢左右曰不可漢帝外寬而內甚嚴量大而心實
刻大王遁居海島久未賓服今遣使齎詔而來就然往見倘帝一怒大王欲從而不可欲歸而不能那時

悔之晚矣亦是不若嚴加防備多設營寨沿海一帶預備火箭火砲以抵漢兵吾輩齊心協力與大王把守營寨料漢帝雖有雄兵百萬臨此洪濤巨浪豈敢犯乎大王得以優遊自得坐觀強弱豈不快樂田橫曰不然吾與諸公相處於此未有恩德相及倘漢帝召我不去必舉兵而來乃勞諸公親冒矢石或一時不勝使諸公遭難惟兵革吾實不忍也遂領二客同陸賈乘傳至洛陽乘傳今相離三十里因自思曰漢王昔殺齊王吾因而逃居海島今漢已有天下差人召我至此我若使首歸降受其封賞大丈夫不能報主之仇而北面屈膝以事他人有何面目立身于天地間耶遂乃自殺而死義士二客同陸賈收橫屍來見帝帝深加嘆惜以大禮葬于洛陽城東召二客封為都尉於是二客出朝相謂曰橫之自殺一則不欲事漢一則恐五百義士遭漢圍擾遂乃自殺真大丈夫之所為也吾二人豈肯苟圖富貴而不死其難乎遂穿橫塚傍自刎而死次日帝聞知大驚曰田橫自殺固難二客穿塚同死則尤難也田橫得人心如此恐海島五百人平日受橫恩義知橫自殺必將作亂急差人入海島召眾人投降五百人聞田橫自殺而死遂皆相向痛哭曰大王為我等赴漢而死我等獨求生於此乎遂皆自殺而死義氣相感至此漢使見眾人仗義死節如此急歸見漢帝共奏前事帝益驚曰天下何有如此尚義之士古今之所難也遂差人收五百人屍埋瘞於海島後人慕田橫之義遂名其處為田橫島至今有田橫廟有司四時享祭史官有詩曰遐荒效死平生志屈志何顏更事人一德感人應有素百夫從義古稀聞生前悞應關中召死後難歸海上羣心不漢臣身漢士千年遺恨洛陽墳 按橫之德無所考但觀其門客愛之而不忍叛則橫之義可規知矣噫不圖五百人之節乃如此之壯而其心乃如此之堅耶自古皆有死五百人至今有耿光彼或背父忘君若項伯等諸人不亦汗顏乎項伯諫帝曰田橫久居海島吾甚患之今皆自殺除吾心腹之疾矣但李布鍾離昧一向不知潛在何處昔朕睢水之敗彼二人甚嘗辱我可傳布中外有能訪獲者予千金仍令各國務要嚴加尋訪如有匿而不出首者其罪同不說帝嚴加尋訪卻說李布初藏于咸陽周長家長家因聞帝購布甚急乃謂布曰漢求將軍甚急倘知藏匿吾家非惟負累吾族亦且無益于將軍今特請將軍從長計議布曰賢公無憂我自掩飾之計遂將自己頭髮盡行削去鉗首為奴自賣與魯國朱家朱家見布雖鉗首為奴而舉止動靜與尋常不同心知其為李布也忽一日聞漢購求布甚急因喚而問曰汝乃楚將李布也今帝頒詔購汝甚急汝乃藏匿吾家恐累吾族欲將汝投獻於洛陽汝以為何如布曰其實楚李布也因埋名鉗首為奴自賣於公家公與我甚厚今漢既購求我急公可執我見帝如得千金之賞乃我所以報公也朱家嘆曰我豈陷人於死而求千金之賞耶朱家縱得大富心實不忍也吾有一友人夏侯嬰現在洛陽與某自幼交厚吾為子往見此人救汝性命如何布謝曰若明公肯拔救我如此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朱家備行李一日到洛陽見滕公滕公知故久遠來甚喜施禮畢置酒待朱家因說曰李布何罪而帝乃求之急耶嬰曰昔嘗數辱帝以此求之急耳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且以李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必南走越耳此棄壯士以資敵國也公可言於帝赦布以廣求賢之路則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應為帝臣矣於是滕公入朝見帝奏曰李布無罪陛下何求之急耶帝曰數嘗辱於我安得無罪嬰曰李布各為其主此時惟知有楚而不知有陛下此正李布之忠使漢臣皆如布陛下又何患天下之不大治耶數言自是大體且足動人聽聞願陛下赦一人而用之則天下之盡如布者皆欲願立於王之朝矣且萬乘之尊四海之廣何乃不容一李布耶帝曰如卿之言布即無罪鍾離亦無罪也遂頒赦一欵俱赦楚臣李布鍾離昧等罪許即投見仍照舊還職勿得以前故違定行誅戮惜鍾離昧不相信終不勝公回見朱家且說赦二人罪仍照舊還職許即投見勿得疑懼朱家大喜拜謝遂回魯國見李布備說前事布甚喜拜謝預備行裝回洛陽投見漢帝帝曰

李布鍾離昧一向不知潛在何處昔朕睢水之敗彼二人甚嘗辱我可傳布中外有能訪獲者予千金仍令各國務要嚴加尋訪如有匿而不出首者其罪同不說帝嚴加尋訪卻說李布初藏于咸陽周長家長家因聞帝購布甚急乃謂布曰漢求將軍甚急倘知藏匿吾家非惟負累吾族亦且無益于將軍今特請將軍從長計議布曰賢公無憂我自掩飾之計遂將自己頭髮盡行削去鉗首為奴自賣與魯國朱家朱家見布雖鉗首為奴而舉止動靜與尋常不同心知其為李布也忽一日聞漢購求布甚急因喚而問曰汝乃楚將李布也今帝頒詔購汝甚急汝乃藏匿吾家恐累吾族欲將汝投獻於洛陽汝以為何如布曰其實楚李布也因埋名鉗首為奴自賣於公家公與我甚厚今漢既購求我急公可執我見帝如得千金之賞乃我所以報公也朱家嘆曰我豈陷人於死而求千金之賞耶朱家縱得大富心實不忍也吾有一友人夏侯嬰現在洛陽與某自幼交厚吾為子往見此人救汝性命如何布謝曰若明公肯拔救我如此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朱家備行李一日到洛陽見滕公滕公知故久遠來甚喜施禮畢置酒待朱家因說曰李布何罪而帝乃求之急耶嬰曰昔嘗數辱帝以此求之急耳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且以李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必南走越耳此棄壯士以資敵國也公可言於帝赦布以廣求賢之路則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應為帝臣矣於是滕公入朝見帝奏曰李布無罪陛下何求之急耶帝曰數嘗辱於我安得無罪嬰曰李布各為其主此時惟知有楚而不知有陛下此正李布之忠使漢臣皆如布陛下又何患天下之不大治耶數言自是大體且足動人聽聞願陛下赦一人而用之則天下之盡如布者皆欲願立於王之朝矣且萬乘之尊四海之廣何乃不容一李布耶帝曰如卿之言布即無罪鍾離亦無罪也遂頒赦一欵俱赦楚臣李布鍾離昧等罪許即投見仍照舊還職勿得以前故違定行誅戮惜鍾離昧不相信終不勝公回見朱家且說赦二人罪仍照舊還職許即投見勿得疑懼朱家大喜拜謝遂回魯國見李布備說前事布甚喜拜謝預備行裝回洛陽投見漢帝帝曰

汝四海無家一身髮首何遠遁不早見我乎布曰國破君亡恨不能與霸王同死烏江何面目以見陛下帝曰汝當時何窘我太甚布曰臣報效於楚惟恐窘陛下不甚帝嘆曰李布可謂忠矣遂授以印中布叩首曰亡國之臣髮首垢面不堪任事伏望陛下賜以不死足矣帝不敢受帝曰辭官而不肯受者汝之不忘楚德憐忠而予以爵者朕之所以厚下而與其進也汝既安居吾土何得不受吾官乎布遂受官拜謝而出左右進言曰李布既來投見獨鍾離昧尚不知所往帝曰鍾離昧為楚名將勇冠三軍才智不出范增之下若留之終為後患當急為我捕之左右傳布晚諭洛陽內外急尋訪鍾離昧忽見一人布袍草履遊於洛陽城下見左右大笑曰量一鍾離昧何足為慮吾有一大事欲見帝言之但無人引進左右見其人異常又聞語言不同即入內具奏帝前帝即召相見未知其人是誰見帝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婁敬議遷都咸陽

卻說其人欲見帝陳說大事此人為誰乃齊人姓婁名敬茂隴西過洛陽因聞漢帝欲拿鍾離昧甚急遂大笑語左右曰量一鍾離昧不過亡國之臣何足以起大事吾今欲有一言為漢家立萬世之業衍子孫不拔之基使天下如磐石之固但無人引進左右因以告帝帝命召見左右語敬曰汝布袍草履恐非見君之禮敬曰市井草莽自有常服吾衣布袍草履正謂常服不可易也於是入內見帝帝曰汝欲見朕有事相議不知何事可言敬曰昔霸王不從范增之言捨關中而都彭城後韓生極諫遂遭烹項王以此失天下今陛下建都洛陽固非彭城可比然陛下之意必欲與周室比隆也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不同此說周自始於后稷積德累仁數百年至武王伐紂有天下及成王即位以洛邑為天地之中四方諸侯納貢述職道里相均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故周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

莫朝周不能制非謂德薄乃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自豐沛卷蜀漢而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小七十餘陣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傷夷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竊以為誤矣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扼其吭而拊其背未能以全其勝也陛下若捨此而必欲都洛陽倘他日或勢弱不能以制天下使諸侯阻關中之險則秦政項籍之強可立見矣此天下大事臣為陛下言之所謂萬世之業子孫不拔之基也帝乃問羣臣羣臣皆東山人爭言周世建都洛陽數百年不衰始皇都咸陽不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背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帝又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一面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言是也於是帝從敬之言擇日車駕遷都咸陽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頒詔天下以正月建寅為歲首自此遂建都咸陽天下無事羣臣上表稱賀表曰 陛下以神武戡定四方以威德制服萬國華夷混一禮樂同文垂山河帶礪之盟慶龍虎風雲之會建昭昌運衍太宗小宗之蕃鞏立皇圖成一世萬世之統前臨沙苑浮壯氣以龍蔥後枕滄海鎖煙雲而出秀藍田右繞華岳東還依終南以為城乃天造魏然之險順涇渭而為守實地設自然之雄尊安天府坐享金湯臣等得以共沐皇猷同瞻夏紀允升蓬萊之境隨登鳳翥之臺臣等不勝慶賀欣躍之至 漢帝覽表甚喜大設筵宴犒賞羣臣畢各散帝獨坐便殿因思鍾離昧久不來見恐已藏禍機終為後患次日召羣臣問曰鍾離昧久不來見汝等獨無一人知之者李布出班奏曰臣當時與鍾離昧逃避之時曾問彼欲往何處避難彼亦不隱就說韓信與彼舊交甚厚欲投信處藏避不知此時還在否帝聞布言愈加憂疑召陳平問曰信隱藏鍾離昧必有深意欲差人尋訪的實捉來以除後患但不知用何計可得獲乎曰此事不可太急亦不可緩急則必轉移於他處恐難得獲緩則養虎成患終必生亂陛下須差一心腹之人假託別事暗

行體訪如果在韓信處用言調撥令彼自殺庶為善處帝即差隨何分付前往柳州修造義帝陵寢順路過西楚見韓信打聽鍾離昧消息如果在彼爾可如此如此調撥使韓信殺鍾離昧以除後患乃汝之功也隨何領帝命即往楚國來一日到楚見韓信備說前赴柳州修造義帝陵寢因想大王舊日恩德特來一言信甚喜設酒相待信閉閣朝中大小事務隨何一一告知因看左右無人何近前附耳曰前有人告大王隱藏鍾離昧在府漢帝乃叱之曰楚王受一國之封豈有容叛臣之理帝雖不信但左右俱有讒言又聞李布說鍾離昧曾約會大王處隱藏今朝中人盡知之惟蕭丞相再三回護帝尚猶豫之間耳某受足下知遇之恩不敢隱諱特此為足下言之足下當急為之處庶塞人言也不然恐此事一泄漏足下徒重友道而難免負國之名開國之功遂成畫餅足下其熟思之韓信被隨何一篇話說得半晌無言深自懊悔徐而言曰據大夫之言必是何如可以決帝之疑塞眾人之口隨何曰惟殺鍾離昧獻上咸陽則自然無事矣信曰鍾離昧乃我數十年故舊何忍殺之何曰足下若重友道而輕國法禍不旋踵矣信曰大夫之言是也容吾思之隨何之獻計韓信之不忍皆是天理人心然韓信于此處最難於是韓信復與隨何飲數杯相別而出信急到後花園小閣中見鍾離昧具道前事昧曰將軍必何以處我信曰惟遵國法將子首級獻上咸陽庶我無禍矣昧曰我若存漢王尚不敢害將軍我若亡漢王必隨手殺將軍矣昧之言誠料得定然信身上則不計則可前此不言而到此信沉吟不決遂復有不殺昧之意隨何往數日見無動靜即密差人馳書回報復猶豫則人已兩失之也信遂辭信赴柳州而去後史官有詩曰 虎豹深藏人自畏一朝入檻不須驚鍾離未死韓侯在號逝虞亡事更明 不說韓信不殺鍾離昧且說帝早朝畢正與羣臣議事忽左右來報有一人告機密事見帝帝召相見其人近帝前奏曰韓信自封楚之後奪民田以葬父母陳兵馬以擾郡縣隱藏楚亡將鍾離昧不行出首久懷異志實欲謀叛臣體訪的實星夜飛報陛下請陛下急早除之帝聞奏召陳平等曰韓信

恃功妄作此時本欲據齊以圖大事後因改封於楚心實怨謗今觀隱鍾離昧不行投首愈見有謀叛之意羣臣聞帝言各奮然要領兵往擊之陳平因進言曰不可韓信非他將可比所居之地正當淮蔡之衝帶甲數十萬倘一生變其勢不可當豈特項王之強而已哉汝諸將一時不平之氣欲與韓信爭衡吾知不戰則已戰必取敗帝曰如先生之言當何以處之平曰以臣愚見韓信當以智擒不可以力取帝曰其智安在平曰臣有一計不動干戈使韓信束手就擒陛下自然消將來之患未知其計何如下回便見

總評 陳平必乘間害人無一委曲周旋何以得保首領恐不有人禍必有鬼責
第八十八回 漢高帝偽遊雲夢

卻說帝問計於平平曰韓信變詐百出不可測以臣愚見惟陛下偽遊雲夢可以擒信耳蓋古者天子按四時巡狩隨東西南北各有所適以觀民風陛下命駕出遊雲夢會諸侯於東楚西界傳制如出巡有不至者命將統兵伐之韓信聞陛下駕幸東楚必出郊候駕待謁見之時隨陛下命武士擒之此特一人之力耳不尤勝於諸將勞師動眾以決勝負耶帝聞平言甚喜仍降詔告東路諸侯朕於庚子六年冬十二月駕遊雲夢會諸侯以省方觀民欲采四方風俗着為令典以示天下如有不至者命將統兵征討帝乃領文武羣臣出離咸陽至陳蔡英布彭越等自東路迎接漢帝不題有韓信聞帝詔旨與左右計議曰前日隨何傳說漢王知我隱藏鍾離昧有人讒言害我欲殺鍾離昧以塞人口我念鍾離昧乃故舊不忍加害不意帝出遊雲夢倘知我隱藏鍾離昧決疑我有他意不若還依隨何之言殺昧以見帝庶解帝疑而塞人言也於是到後花園見鍾離昧備說漢帝出遊雲夢恐知汝在我處決疑我與汝交通不惟無益於汝亦無益於我今欲殺子以獻於帝以釋我罪此出於不得已也汝亦不可怨恨昧曰將軍不可自誤今日殺吾不日即隨手殺將軍前日之言非給將軍也信曰寤帝負我我決殺汝以表我無叛心也昧乃

大罵曰勝夫何乃無情如此全不念我昔日之義恨我不見汝死之日耳功名之際遂引刀自刎而死後交情斬然有詩曰 芝蘭氣味別君子交相親松栢凌霜操君子日與鄰豈若薄情于相愛原非真富貴同繁花濃密爭三春一朝遇患難惟知全吾身反面忘大義利刃傷至仁其如君子交骨肉與相狗千載永不忘至死不可磷 卻說鍾離昧自殺韓信遂將昧首前來雲夢見帝帝曰鍾離昧隱藏許久見我出遊雲夢事機已露然後來見非汝本心殺昧也喝令武士將韓信縛了韓信大叫稱屈帝曰汝如何稱屈信曰臣乃陛下開國功臣無罪而縛之豈不是冤屈帝曰汝葬父母而侵奪民田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怨聲載道非所以藩屏王家其罪一也無事陳兵出入以示威武使四方見之者莫不寒心其罪二也鍾離昧為楚臣爾無故隱藏在家意圖為心腹爪牙其罪三也有此三罪反狀已露以此縛汝汝復何說信曰葬父母陳兵出入隱藏鍾離昧三事皆有分解臣昔布衣時最貧者父母死無葬地偷殯於他人地上今受封王爵正欲顯榮父母遂起造墳塋相鄰民地修築牆垣未免為侵占臣初不知非敢有意侵奪之也陳兵出入非敢無事擾民蓋為陛下初得天下楚之餘孽尚存若不示其威武則人心不知畏懼恐復生亂臣時常領兵出巡正欲為陛下除殘賊以安地方耳鍾離昧與臣舊交甚厚臣在楚時項王屢欲殺臣深得昧救免臣不敢忘德以此隱藏在家正欲面見陛下開陳其賢欲期留用今聞陛下聽信讒謗遂不得已殺之投見陛下臣無他意何為有罪帝曰汝昔日伐齊不顧鄒生說降之功怨氣必欲矯詔得齊而求假王汝意已有擅專之僭後我被楚兵圍困成臯屢次求救汝坐觀勝負略無救援之意既改封於楚終日怏怏不樂汝心反復不定終必作亂今我出巡雲夢知汝必來相見就此擒之汝有何說信聞帝言乃長歎曰誠如人言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帝聞信言尚猶豫不決遂收楚王印乃縛於車後後史官有詩曰 築壇拜將成何濟破楚封王事已虛堪嘆韓侯知識淺何

如范蠡五湖居 帝車駕行至雲夢離三十里天色漸晚帝下車乘白龍馬按轡行到一大林方入林忽龍馬咆哮不入帝曰龍馬咆哮想林中必有刺客急令樊噲帶百人入林探看噲入林搜看見一壯士年近三十彎弓帶箭藏於林中噲即捉住見帝帝曰汝何人在此隱藏其人曰臣乃淮陰一少年即所封蒙楚王韓信厚恩昨聞陛下不知因何羅縛信以此藏林中待信過欲劫奪之耳帝曰汝非劫信實欲射我幸賴龍馬示驚未遭汝害若我誤入林中必遭毒手矣令左右擊死左右舉金爪將壯士打死後有詩曰 張良空擊秦始皇為韓報仇壯士亡少年何事林中藏一籌未展徒遭戕年少感恩終不泯奮身豈惜萬乘強君不見項王徒養八千士楚歌一曲皆徬徨少年激烈似非智一心圖報真忠良至今淮下有孤冢令人見之猶悲傷 韓信在車後聞少年藏林中被害甚悼惜於是帝車駕宿翟陽次日啟行過洛陽抵門中羣臣朝見畢大夫田肯上言曰陛下得韓信治關中以成不世之業其功甚偉乃聽人言偽遊雲夢械擊信以歸臣見之不敢諱且關中乃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地勢便利向下而臨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地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馬此二國皆信之功今陛下坐享秦土他日皆封親子弟以為齊王卻乃聽人言而欲誅信臣以為陛下真寡恩也帝曰大夫之言誠為有理但信久懷異志恐終為亂朕心不能無疑田肯曰陛下如疑信但使其住居咸陽不假兵權則自然無他慮矣帝從其言即差人押信入內當時釋放復面諭曰將軍自背楚歸漢朕築壇拜將付以重任朕待將軍不薄後封齊改楚受封王爵報功之典可謂甚厚不意將軍乃蓄養楚臣意在他圖今擊縛於此本欲重處念開國元勳姑免其罪仍封為淮陰侯隨朝聽候如果洗滌舊行赤心報國尚照王爵封賞決不負將軍破楚之功韓信遂謝恩出朝悒悒不樂稱病不朝蓋羞與絳侯等同列也自此帝在咸陽無事命

叔孫通典禮蕭何定律立宗廟社稷冊劉盈為太子帝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之禮太公左右家人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帝雖為人子乃天下之主太公以一家論之則為父子以國家論之則為君臣豈可以人主而拜臣下耶太公始悟失禮遂于次日帝朝見時太公擁篲立于門側帝見之大驚急扶太公曰大人何乃行此禮耶太公曰帝人主也豈可以我一人而亂天下之法於是帝命羣臣議尊太公為太上皇願詔曉告天下 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羣臣皆稱賀帝設筵宴燕會羣臣忽有大使來報馬邑縣今差人飛報聲息言說韓王信因匈奴攻急遂帶本部人馬同謀反侵占太原白土白土地名曼正臣王黃等議立故趙將趙利為王聚眾三十萬搶擄郡縣民不安生乞請陛下發兵剿除帝聞奏急召陳平等會議有要調臨近兵馬會同截殺又有要遣將徑往太原征討眾人紛紛相議未定帝曰汝等所見未足以制服羣兇朕須親統大兵到彼調取各路人馬攻擊庶得嚴防北地使賊寇無復猖獗矣未知御駕親征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偽遊雲夢非信也改封奪印非禮也誅戮有功非仁也疾之已甚非智也親統大兵非勇也漢高之待韓信無一可取然韓信請王遲援攻齊藏昧不識君臣大義徒長于知兵耳

卷八

第八十九回

漢高帝兵困白登

卻說帝欲親征韓王預先差十千戶前往太原白登等處探聽虛實帝隨後領兵三十萬大將曹參樊噲靳歙盧縮等二十員命蕭何守關中此舉原不必親征况又不諳虛實而輕進矣不免於虎口損傷威重多矣卻說韓王姬信居晉陽冒頓居

代谷兩處俱知帝差人探聽消息卻將精壯人馬並牛羊頭畜俱存匿於山後止將老弱士卒羸瘦牛馬顯露營外十人見了急回奏帝已住兵於趙城即欲起兵前來陳平等諫曰匈奴包藏詭譎又兼姬信相與烏合恐有變詐仍須差的當人打聽虛實方可進兵諫言是帝曰冒頓姬信之強較之項羽六國為何如乎曰冒頓亦皆勁敵不可輕易帝又差劉敬探看敵去數日回奏帝曰兩國相敵正宜於誇乃見其所長今冒頓屯兵之處皆是羸瘦老弱之兵惟見其所短而未見其所長此必是強而示之以弱也故將奇兵勁卒隱藏於他處而使老弱者顯露於外欲陛下見而不以為強倘不知而誤犯其境必遭圍困陛下當遣將哨探果得的實陛下然後進兵不遲帝叱之曰汝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強弱阻吾軍情使人心搖動汝必受韓王私囑故此惑吾耳遂命左右將劉敬械繫於趙城急傳旨者三軍拔寨起兵一日到平城先著樊噲探看果見冒頓人馬欠整兵勢甚弱屯兵於城北小松山大約不過數萬回奏帝笑曰劉敬與北番相通恐朕大兵親臨遂回說有奇兵埋伏山後欲朕按兵不動彼卻夜遁遠去看此猥鄙真拉朽之易吾何畏彼哉即揮動三軍急趨進城帝到中軍方坐定點過三軍已畢將黃昏時候只聽城外四邊沖天砲響不知多少人馬蓋地而來帝急差人上城探看回報周城一帶無數番兵與昔日楚軍大不相同有百萬之勢遠望數十里俱火把相連不絕帝聞報大驚曰悔不聽劉敬之言果中此奸計到此悔便召陳平曰孤城被圍番兵勢重為之奈何平曰番兵喜爭而樂鬪臨陣之時敢勇奮前我兵決不可以力沖出只可以奇計惑之庶出此圍不然恐難敵也帝曰其計安在平近前附耳曰臣聞冒頓平日最寵愛關氏關於連反氏音凡事悉聽關氏張主寸步不相離冒頓再不敢納別室臣今帶一人姓李名周其人極善畫工連夜著此人畫一美人圖五色妝飾極其妍美說到此亦覺可羞後世所謂美人局者此其一也密令一二人付千金私出買來番營左右餘外再備金珠並此圖轉與關氏卻說冒頓若攻城緊急將此美人投獻解圍之夫

人轉道關氏若見此美人圖恐冒頓納用奪寵定勸冒頓退兵待冒頓人馬一退陛下統大兵而出則可以脫此圍矣帝曰此計甚妙於是陳平即使畫工連夜畫成美人圖遣的當一二人身藏金珠先密密出城買求左右引入關氏營次後卻將金珠美人圖獻上關氏曰金珠我可收用這美人何用差人曰漢朝皇帝因見冒頓大王圍困甚急願將此美人獻上先將此圖與娘娘轉達日後以為照應關氏看罷圖自思若漢家道此等美人來冒頓定寵愛他卻將我置於何處不若著冒頓退兵放漢天子回去他定捨不得美人投獻卻免此後患遂對差人曰你拜上漢天子不必進美人來吾明日就著大王退兵不可交他勾惹大王差人曰若娘娘肯勸大王罷兵漢天子年年與娘娘進貢亦不肯將美人進來著娘娘生氣於是關氏至夜請冒頓曰漢天子今圍七日矣許多人馬在內不見動靜此是天祐神助非同小可又且天下諸侯拱手歸服不可圍困他倘各處兵馬來救應卻不惹起事來你與我不得常久快樂冒頓曰你也是說得是我明日就放他次日韓王姬信聞冒頓有放帝之意急過東營來會話便說大王已將漢帝圍在城中聞說今日要放他卻是放虎歸山終必有患我又聞說漢帝差人獻美人圖引誘大王卻密使夫人向大王方便大王今日只可問他要美人方許釋放若無美人仍然圍城捉他他決是無美人不過假說以欺哄大王耳漢既畫美人圖獻於關氏必定有一個支持方法以備冒頓之看姬信卻要以此難漢何見事之不聰也如此人也要起兵謀反癡哉冒頓從姬信之言即差人城下答話便說你漢家說有美人如在城上獻出美人之面來我大王便放漢天子出城若是妄說今日便著實用力攻打決不放你城上人聞說奏知漢帝帝即召陳平曰冒頓要美人親看方許放出此事如何平笑曰臣已算定冒頓決要美人看臣前日已作木偶人妝扮五色穿好衣服捱到近晚恍惚於燈下獻出城上使他見之決放陛下出城矣堂堂天朝不能對敵應變至此下策之計帝大喜即著人回說美人今晚俱到城上任大王看模樣揀取冒頓聞說甚喜等到將晚冒頓親到城下觀望城上只

見燈光之下列美女二十餘人俱花容月貌真天仙也冒頓見之神魂蕩漾即分付開放大路放漢帝出城即時帝同大小眾將並人馬盡數沖圍而出星夜前走又令樊噲曹參周勃王陵四將領三萬人馬斷後以防冒頓追兵冒頓待漢兵退出之後急上城取美女燈光之下近前觀看卻是二十個木偶人掩於城堞之傍冒頓看了大怒即遣大將王壻等領兵追趕纔將前進未到三十里遠卻被樊噲等四將分頭沖出王壻不防有兵被樊噲喻舉戰大罵一聲遂將壻刺於馬下番兵大敗奔潰眾將不敢戀戰隨撥轉人馬回太原大路趕上漢帝一同趨趙城帝到城取出劉敬即時釋放撫諭之曰朕一時不聽汝之言誤入白登圍困七日幾至敗事幸賴陳平設計逃走出城朕初被十輩所誤故有此行遂將十輩拘來殺之重賞劉敬加封為建信侯次日起兵南行帝過曲逆縣見城池壯麗六街三市人煙湊集鄉村鎮店相連不絕因語左右曰壯哉此曲縣也吾行天下惟見洛陽與是耳乃召陳平曰朕得卿屢出奇計皆成大功今白登又賴卿之謀得出重圍就以地封卿為侯二十個木偶人易乎曰非臣之能乃陛下洪福隨處自有此大縣便易乎曰非臣之能乃陛下洪福隨處自有嘿助是日敕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叩首謝恩 王氏曰陳平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真道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之圍三也躡足封齊王信四也請偽游雲夢擒韓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愚按六計雖奇不過詭詐機巧行之一時可也若王者以道治天下自有正大光明之業何用此詭計耶至如偽游雲夢壞古巡狩之典又何足以為奇哉偽游雲夢一計最妄陳平特戰國之流耳較君臣之詭安得言奇之以聖賢弼君以正者則未也後史官有詩曰 機變權謀偶立功帝王事業總成空後來諸呂移炎祚束手隨波智已窮 帝大兵還至長安見蕭何治未央宮甚壯麗乃怒曰天下方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正當節用以示民儉可也何乃制度過侈以傷民財耶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極且無今後世復有所加益也帝曰今宮室既成朕豈敢以獨享即令左右迎請太上皇至未央前殿大

設筵宴太上皇車駕臨幸見其金碧輝映殿閣崇高洞府瑤池亦不過是又見水陸大備笙簧節奏錦衣
花帽列於階前王公宰相奔走堂下心中十分歡悅帝乃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兄之力今邦之業孰與仲多把父之言來還話出氣好個皇帝真太上皇大笑曰尚
不如也帝亦大笑羣臣皆呼萬歲亦皆大笑父子君臣宣暢一堂真古今所罕有也筵宴畢帝同羣臣送
太上皇回宮次日帝驀然想起韓信因問左右曰近日韓信稱病不朝朕思其平日之功欲召一見隨令
左右召韓信入朝相見未知相見之時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按白登之困即宋時所謂以金注也君之失居十之七八臣之失亦居二三

第九十回 張良託赤松子遊

卻說帝思韓信欲召見信聞召即入朝見帝帝曰卿久不相見朕甚思之召欲一見耳信曰昔臣破楚之
時每十餘日未得飽食因積久成病今無事閒居舊疾又舉發臣亦仰思天顏恨不能常常朝見帝曰卿
有疾當迎醫調治不可延緩信曰臣平日居家無事便生疾若多事之時則無疾矣此言真是帝曰卿乃
有用之才故能幹濟事變不可棄置耳又與從容論諸將何人可以禦敵何人可以將兵何人可以將兵
之多何人可以將兵之少信一一陳說皆中肯綮帝甚喜又問曰如我能將兵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兵十萬耳帝曰我與將軍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多多益善之言禍甚益固帝大笑多多益善何乃為
我擒也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能將將此臣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天授非人力所能及也帝聞
言益喜而心實疑忌恐終為亂也仍令私宅養病而卒不大用信辭帝回家悶悶不語後有詩曰 假病
何如託病歸五湖風月樂漁磯韓侯不解高皇意猶自談兵較是非 按高帝欲召見信正欲觀其志向
何如耳信當時正宜借此以病力辭示無可用帝自不疑信乃以多多益善為言而又校論諸將優劣益

騁才能蓋信之心本欲望帝復用而不知帝之所深忌者在信之能恐諸將不可為敵耳信不知而以才
能騁於帝前愈起帝之疑忌矣他日一聞信反未究其實而即密令呂后殺之居然不疑蓋亦信自取之
也古人明哲保身如范蠡者其得天之道乎惜信未之知也 不說韓信閒居卻說張良自韓王姬信謀
叛之後每託病閒居終日辟穀有人相見者便說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百年一瞬息耳吾欲退處深
山訪仙學道為長生之計一切功名如浮雲往來漠然無動於中但今蒙帝眷顧未忍捨去其實此心終
不欲夸金紫戀繁華居高堂列鼎食而貪人間之富貴也又况一身多病血氣日衰若不急早修養恐他
日精氣既耗神不完體雖欲藏修亦無及矣畢竟此左右亦將此言時常奏帝帝以此每見良稱疾不朝
亦不甚疑一日帝因探之曰朕自得先生之教屢建奇功欲以大國封之以報先生也良曰臣始陛下入
關言聽計從多偶中殆亦天授非臣之能也議論從容恬淡今封臣為留侯此布衣之極於臣足矣願受
封之後已領陛下洪恩即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導引不食為長生計耳如金紫輝映玉食滿前人所
深願而不可得但臣弱體多病實不堪此榮貴非敢負聖恩也帝見良辭意懇切遂准養疾仍令一月一
入朝就令居咸陽僻靜之處良自稱病之後杜門謝客修真養性一月止隨羣臣朝參一次最高退朝之
後凡百不繫於心一日良閒居有子張辟強進言曰阿翁今為帝師屢建大功位至三公正當玉食萬鍾
安享富貴與國咸休為萬代元勳亦非過分何乃閉門謝客處此寂寥之地而甘受清苦其意何謂辟強
侯子而不知父志正所謂父不得傳諸子者張良曰是非爾所知也世之貪富貴者樂功名之既成喜榮華之眩目坐享崇高
一呼百諾妻妾滿前笙簧盈耳遂謂平生之志此為極矣豈知位極人臣天下所忌處高末有不危處滿
未有不溢君疑其權重天惡其太盈投間抵隙者得以用其心起讒生謗者得以乘其弊一旦天顏動怒
眾口交文無計可挽無地可逃身既就戮妻子為奴富貴榮華轉眼皆空矣實是至言堪為豈如我今日

靜觀雲水笑傲江湖醉裏乾坤壺中日月獨居一室萬處沈消雖處寂寥之濱而曾中快樂雖甘藜藿之食而物外逍遙寵辱不驚無關利害閒來養老氏之玄虛靜時觀萬物之自得足以保身惜命以樂天年使爾等安居常業永為良臣不亦愈於春花之富貴乎辟強拜伏曰今日始悟阿翁辟穀之意乃明哲保身之道也後張良每閒出遊往谷城之東忽見黃石一片看此段原乃悟曰昔圯上老人曾說他日谷城遇黃石一片即我也今果見黃石則前日之言應矣因俯伏向石而拜遂建祠以祀之後史官有詩曰始受黃公已得傳保身明哲得機先當時多少英雄者誰似先生性命全不說張良導引辟穀修真養性卻說單于因帝以美人計哄誘出圍遂糾合大隊人馬侵擾邊庭搶擄郡縣屢有飛報奏帝帝甚患之劉敬進言曰陛下天下初定士卒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心慕以為闕氏他日子必為太子劉敬以口舌得官亦後倡冒頓在固為子婿冒頓死則外甥為單于豈聞外孫與外祖抗禮者哉帝曰堂堂中朝奄有四海况兵武尚強國勢不弱再無他策以禦外敵乃以我公主而為腥臊大羊之配是何道理使諸侯聞之不亦恥笑寡人乎敬曰白登之圍陛下所親見况數年以來與楚七十餘戰百姓殺傷者不知幾百萬陛下今為天下之主當以民命為重何苦終日興師動眾以疲天下則百姓何所望乎今日請和雖屈一時實為天下百姓且如陛下不欲以公主妻之急令人密密取庶人之女藏於宮中假為公主臣即為使齋詔奉公主前與講和使彼罷兵息爭陛下無北顧之憂豈不為長策乎帝從其言即令劉敬齋詔奉假公主前往太原與冒頓講和一日劉敬到太原先差人與冒頓答話備說漢帝以公主為妻結為婚姻盟約為親誓不相侵冒頓聞說甚喜即出城迎接詔書請劉敬入城先將公主安歇於公館冒頓與敬相見開讀詔曰五帝相禪而道隆三王德成而服遠中外雖殊咸歸正統茲者冒頓兵入太原寇侵中土跋扈罔恭似非奉命昔者

白登之圍誤中說計今已明章紀律振赫王師張良北伐欲雪前憤羣臣屢叩闕上言勸朕講和復前日美人之盟結胡越一家之好仍封爾為單于王以長公主配爾為主永結絲蘿百世不逾詔書到日勿違朕命故茲詔示 冒頓讀罷詔書望南叩首拜伏即差人領胡樂番姬導引公主入內置酒款待自此冒頓遂與和親皆敬之力也道是後世史官有詩曰關月夜懸青冢鏡塞雲秋薄漢宮羅君王漢信和戎策生得胡雛慮更多 按劉敬以女妻單于欲為目前之計而後世以明妃和番皆敬為之備也其策甚疎其為害甚遠而國家紀綱亦何有哉君子之建議不可不慎也 卻說劉敬和親畢回朝見帝帝大喜重賞劉敬敬因言秦中新殘破地饒民少况又北近胡虜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願遣徙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及豪傑名家開墾肥田住居關中無事以備羌胡有事可以東征此強本之術長久之策帝曰善於是徙六國之後並諸豪傑十萬餘只是時關中無事帝每輟朝寵幸戚姬又見所生趙王如意年已漸長資性聰敏見太子盈柔弱欲廢之要立趙王如意為太子遂與諸大臣商議帝寵幸戚姬是羣臣皆諫諍數日不決時有上大夫周昌執笏上殿大叫曰不可不可陛下此舉乃取亂之道也眾人大驚不知周昌如何諫帝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太子柔弱恐不勝重誠足以煩帝慮然開國之初便易樹子又不堪為後世法

第九十一回

陳稀監趙代謀叛

卻說帝欲廢太子羣臣力諍不能決周昌執笏上殿面折廷諍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已預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實決不奉詔上遂大笑知昌為忠諫從其言而罷帝入宮備將羣臣之言告知戚姬姬曰陛下下如肯憐愛如意不在一時徐徐後日圖之帝曰愛卿之言是也不說帝不言廢易太子卻說趙代郡守差人飛報大勢番兵搶擄代州人民逃竄郡縣不能禦若不急為勦捕恐燕趙之地亦不能守一日之間

有三五起來報帝急出朝召羣臣計議陳平曰當此之時英彭各建都梁楚一時不可遽到韓信致仕又無兵權亦不可用淮相國陳稀足智多謀武勇出眾可堪為將其餘不足以禦番軍也陳平特舉一稀而亦豈知人者哉帝即召陳稀撫之曰朕久於兵馬倦此遠行今番兵侵擾代州聲勢頗大特差汝統十萬精兵就將韓信平日所製器械付汝管領代朕一行汝當用心征討成功之後就封汝為代王稀曰臣奉陛下詔命敢不策勵前進但兵馬尚少恐不足以禦番兵帝曰付汝符印隨到之處如兵馬短少可行文移調取亦足為用也亦可謂重任之極矣稀領帝命即辭帝領兵十萬赴代州征番因遇韓信私宅稀想我平日受韓信恩德又蒙指教兵法至今不能忘我就一見以求良策禍從此一見起不隨將兵住紫城外遂領數十從人來見韓信各施禮畢稀曰臣奉帝命領兵前往代州征番仰公之盛德敬來一見欲求良策以為破番之計信就留稀小飲數杯以手相擊辟退左右因長嘆曰君今征番成功之後與我破楚之功孰為大小稀曰破番之功一小圖耳破楚之功乃萬世之功也豈敢論大小哉信曰我以如此之功一旦廢置不用君若破番奏凱朝為王公暮則匹夫就如我今日為樣子也稀曰必如尊公有何指示信曰君所居天下精兵之處也况君又為陛下親信之幸臣也人言君叛主上決不信若有傳報至主上必怒而就征之我卻為君從中起兩勢夾攻天下可圖也乘此可為之時不可自失若此言果的則亦稀曰謹奉尊公之教二人議定相別而去韓信始封齊楚王繼為淮陰侯後致辱於雲夢洛陽人情本叛之舉亦是爾時由於怨嘆無聊之意見稀能破賊茶喜游俠賓客盛則以為稀之美然則信雖有謀可託大事者因握手語心腹而共謀耳噫不諒稀何等人事得此等大事愚甚愚甚陳稀至城外領兵啟行一日大兵到趙代陳稀分付安營且未可輕動待我探看番兵虛實然後進兵諸將各紮住營寨陳稀差人扮作番人去緝訪差人去數日回復陳稀說道番兵有四個大營每營有五萬人番王在代州城外另立一老營約有三萬人馬沿四營之外又有騎兵百萬巡哨遍山滿谷通是番兵聲勢甚大如今番王手下有一大將名叫哈延赤使一柄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元帥若先致服了此人番兵自然遠避矣陳稀聞差人之言甚喜重賞差人隨令部將劉武李德陳產楚招等眾將近前曰番兵勢重不可力敵當以智取爾諸將當如此如此方得取勝諸將得令各領兵而去次日陳稀領兵出陣搦番兵交戰番王一馬當先與陳稀答話王曰爾漢王與冒頓講和又將公主與他為妃卻如此怕他我的人馬又多偏不得漢王一些兒便宜我今統兵來要與漢王對敵你是無名小將我不與你交戰陳稀大怒曰我漢王是天朝皇帝如何與你番奴相見陳稀就舉刀直取番王番王背後惱犯了一員大將舉斧徑出陣前與陳稀交戰二馬相交兵器並舉一往一來一沖一撞戰到二十回合陳稀虛掩一槍往南落荒而走番將不舍拍馬隨後追趕走了十里遠只見前面一座高山山下一道大溪陳稀策馬過溪番王人馬亦追趕過溪初時溪水甚淺番兵過後不覺溪水洶湧溪下浪勢泛漲阻其歸路此亦准番將急欲勒兵退時前面高山後邊溪水遂將人馬夾在中間陳稀在高阜處放起一聲砲響山谷兩邊閃出兩枝精兵來鼓譟近前箭如飛蝗無處藏躲番將策馬欲上山來戰陳稀被山上一插木打來正中番將馬腿把番將撞下馬來從上而下番將遂死於亂石之下此番將正是哈延赤也番王隨後領番兵策應來到溪邊見水勢甚大遠望番兵在山下被漢兵追殺不得過溪救應只在溪邊叫苦正躊躇忽番卒來報漢兵親大王領兵來策應隨有兩枝人馬將老營攻破把糧草盡數燒毀四營人馬見老營人起正要來救漢兵一冲首尾不能相顧殺得七斷八截各自四散不知去向番王聽說不敢回營徑領本部人馬復投北番大路而去陳稀見番王退去知已中計遂令軍士仍將溪口用石填住不一時水勢仍舊細流漢兵遂漸次過溪諸將同到大營各報功次大獲全勝此是陳稀用計破番兵四十萬此舉不在次日進城大設筵會款待諸將酒至半酣陳稀執盞告諸將曰番兵大敗遠去雖我之用智實賴諸將贊襄之力所以成此大功但漢帝

可以同患難不可以共太平兩言中漢高之病就如韓信五年血戰十大奇功如今廢置不用尚每欲尋事謀害况我等些小功勳豈敢望封侯建節以我愚見不如駐兵於此阻其要害聚草屯糧招集豪傑各相戮力以圖天下不惟負德且不識天時况漢王春秋漸高厭于兵馬縱諸將統兵而來料非韓元帥之匹吾亦不懼倘王業既成諸君封王爵共享富貴未審諸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曰願從將軍之謀是年七月陳豨傳檄約會王黃等討將各起兵策應豨遂自立為代王劫掠趙代郡縣逃竄所過皆被殘壞如此舉事有安致成功有西魏王知陳豨謀叛具表飛報入長安帝覽表大驚即召蕭何陳平等問曰陳豨朕待之不薄如何謀叛蕭何曰陳豨素有謀略兼武藝精熟目下諸將皆不足以禦之惟英布彭越方是對手當作急發詔令二將領兵討豨豨可擒也帝即草詔差人催二處人馬討豨一面差人往關東諸路遣兵防守卻說韓信聞陳豨反又聞帝草詔取英彭二國人馬討豨隨密寫書二封差心腹左右星夜齎書預先通報與淮南大梁二國著二國不可遣兵救應五載成帝業此天命人心所歸豈區區叛逆者所能何信又說得韓信書備說我有大功見今廢置不用二公若應詔討豨朝擒豨暮即殺二公矣蓋漢王可以同憂患不可以處太平當憂患之時則思重用當太平之後則思殺害且豨之反亦因我廢置不用今雖成功知無濟也遂以趙代二處謀叛二公若破豨之後終難免謀害豈能安居淮南大梁而享富貴乎信恐二公不悟誤投陷穽所以星夜差人吐心布露幸二公詳察不可如有今日之悔英彭二處得書遂託病不至差人曰奏漢帝甚患之即召蕭陳議曰英彭二王託病不來奈何平曰陳豨謀叛其說有三豨平日最懼韓信今知信已罷閑其餘諸將非豨之對手豨遂自恃才能再無他慮所以謀反一也又以陛下久於兵馬不欲親自征討乘此厭怠遂放心恣肆所以謀反二也趙代乃精兵之處易於發動所以謀反三也今陛下不恤遠征且暫命蕭何與臣同娘娘守關中親統大兵以周勃王陵為先鋒以樊噲灌嬰為左右翼

以曹參夏侯嬰為救應使天威下臨羣雄懾膽方能取勝且使天下諸侯畏服不然徒廢兵馬豈能以致勝乎帝曰此論實善耳於是點四十萬大兵命周勃王陵為先鋒領精兵十萬先發行帝入內呂后迎接入宮設御宴為帝壽帝曰今陳豨謀反侵占趙代自稱為王發詔取英彭二王託病不來在朝諸將非豨之對手朕欲領兵親征又患韓信廢置於此久懷異心恐倡兵中起與陳豨為應其勢可憂煩御妻權國早晚有緩急當與蕭何計議如畫策定計有陳平可與謀也朕此去料陳豨無能為也漢高一日不能忘尚要惹禍招非此后曰陛下不必遠慮韓信當日有兵權似難制服今閉居獨處一匹夫耳何足為患倘陛下有命管交片時著韓信就擒審有反狀殺之亦不難也陛下又何患焉帝甚喜不知如何下節便見

第九十二回 漢高帝即鄂駐馬

卻說帝與呂后一夜商議停當次日召蕭何上殿諭之曰朕今統兵前往趙代討陳豨關中無人管理卿乃開國元勳當朝故老特命卿與娘娘權國凡有善畫仍與陳平計議凡一應大小國事卿須用心裁處無負委託所留監國所帶蕭何叩首曰臣敢不竭盡駑駘以圖補報惟乞陛下早發凱旋以慰臣民之望於是帝車駕啟行大小文武羣臣送帝出城自此呂后與蕭丞相權國帝一日大兵至邯鄲入城下營帝

坐中軍諸將列左右臨近郡縣官吏俱來朝見帝問曰陳豨現今屯兵何處有多少人馬為將佐者幾人郡令奏曰陳豨屯兵曲陽本部人馬並各處糾合散軍共五十餘萬為將佐者有劉武等二十餘人各郡縣皆望天兵下臨以救民水火臣等聞陛下車駕親征急來朝見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帝大喜顧謂羣臣曰此邯鄲乃中州總路陳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河卻乃屯兵曲陽可見識見淺近又兼糾合疲散之卒終無能為也諸將且據兵在此急令周昌遍於邯鄲臨近郡縣揀選數人以為嚮導周昌去數日選取四壯

士來見帝帝方帳中飲酒忽見昌領四壯士來見帝怒而慢罵曰汝輩敢為我前驅作鄉導耶四壯士曰陛下天兵遠來其勢雖銳而未諳地利不可輕進必須臣等深入重地探其虛實陛下知彼淺深然後干戈一指必克全勝帝又罵曰汝等雖善為唇舌恐非真見壯士曰陛下天威咫尺豈敢欺誑帝即與四人俱授千戶之職又加重賞善於鼓舞英雄亦是用兵巧處四人欣躍而出左右曰四壯士未見寸功陛下一旦俱授重職又重加賞賜者何也帝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倘四人果如其言與朕探知虛實即為軍功况稀前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准邯鄲中兵耳吾何惜四千戶而不以慰趙子弟耶賞一人而眾人勸吾之用兵非爾等所知也左右拜伏曰陛下所賞乃天授誠非臣等所知也於是四壯士各裝為代民前到曲陽探聽陳稀虛實四人去數日回至邯鄲見帝曰陳稀所用將佐皆商賈之人極貪金帛陛下肯捐數百斤金買去左右使各不用命則稀必就擒矣四人有此識真帝大喜復賞四千戶去訖乃召羣臣問曰誰人與朕詐入稀營賄買諸將佐就打聽消息使彼內變則稀不待戰而自亂矣帳下一人出班曰臣願往帝視之乃中大夫隨何也帝曰卿若去朕無憂矣隨何領金百斤帶數從人先具書一封詐言帝招安納降徑到稀營傳說帝遣大夫隨何下書招撫納降稀曰隨何乃說客此書乃詐也即命左右請何入內何與稀相見行君臣禮稀曰大夫與稀一殿侍臣為何行此大禮何曰足下統兵百萬威振二國與帝爭雄以圖天下豈敢抗禮以試利刃耶調弄數語殊有膽力稀笑曰大夫抑過矣稀今據兵於此實出不得已耳蓋因漢王猜疑忌刻忘人大功難與共享富貴所以有此舉也但不知大夫此行有何見諭何曰臣奉帝命招撫足下欲罷兵息爭就封足下為代王不知足下之意以為如何稀看書畢知帝乃詐計若納降必受擒矣非詐招撫何以久留他軍中得之矣因揚言曰漢王既統大兵前來未與稀交戰如何便差大夫下書招撫恐非實意何曰主上初來實欲與足下交戰以決勝負今因左右計議曰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今差

何與足下招撫者正欲全軍全國以安民命非有他也足下若不納降臣即辭回見帝亦不敢強稀曰我與韓信功勞大小如何信實有反狀尚偽遊雲夢被擒我若歸降帝必疑我尤有過於韓信稀實不敢奉命幸以此言回復漢王隨何故意與稀延半日從人俱已買囑將佐諸將佐得金甚喜隨何徐徐與稀相別回營見帝具將前事奏知帝次日親領兵出陣與稀答話稀見帝馬上欠身而言曰陛下春秋漸高何苦親身以冒矢石耶帝曰朕未嘗負汝汝何謀叛稀曰陛下誅戮功臣殘忍少思踵亡秦之法效項羽所為臣何為不叛帝大怒回顧諸將曰何人殺此逆賊樊噲周勃二馬徑出到陣前與稀交戰戰二十回合王陵周昌二將並力夾攻陳稀大敗領人馬望南逃走指望劉武等救應劉武等被隨何以金買囑俱無心救援各投寨四散奔走帝見稀兵錯亂急令大勢人馬掩殺追趕將三十里遠只見前面旗幟整齊隊伍不亂都是誰卻是另一大寨四門俱列戰車週圍設下鹿角中軍一聲砲響四門俱開人馬風擁而來陳稀卻回馬當先反冲殺漢兵漢兵大勢已行動急難收然被陳稀大殺一陣帝後哨人馬已到急紮住營寨分頭遣兵救應稀兵方退後此時天色已晚兩家俱各收兵帝傳令今日人馬雖疲倦不可安寢須防劫寨眾將得令各自預備卻說陳稀回到營坐定召劉武等責之曰汝等未與交戰便四散奔走幸賴我預先設下這老營以防追兵若無此營我兵決大敗矣爾等若再退後決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無地各退帳後安歇一夜無事次日帝陞帳諸將列於左右王陵進言曰陳稀用兵皆模倣韓信觀昨日預設營陣儘有調度據今與之交戰恐難取勝况又糧草不敷以臣愚見且退兵據住邯鄲再調各路人馬盡力與彼決一勝負料天威所臨非稀所能及也到此時只得用此計帝曰恐我兵一退稀兵追襲反致取敗陵曰今日且按兵不動待晚徐徐退去卻著兩枝精兵埋伏於左右彼若追趕兩路人馬冲出彼必大敗臣料稀善於用兵我兵若退彼決不敢追趕帝曰善於是延至將晚帝分付三軍各飽飯後預備

行李銜枚起行著樊噲周勃王陵灌嬰四將分為二枝埋伏於左右其餘人馬盡數隨帝回邯鄲有人飛報與陳豨陳豨名諸將曰此帝屯兵於此不便於戰陣且又糧草或不敷想退兵於邯鄲調各路人馬與吾決戰諸將曰臣等正好追殺豨曰帝久於戰陣深有謀略左右必有埋伏汝若追趕必遭沖擊不可追也即差人探聽左右果有重兵埋伏諸將皆服帝人馬徐徐回邯鄲樊噲等四將見無追兵亦各退回自此兩家各相拒不戰卻說帝初大兵出長安時韓信稱病不隨帝出征後探聽陳豨屯兵曲陽乃默思陳豨當拒邯鄲阻漳河為上策豈可屯兵曲陽帝若據住邯鄲豨必敗矣陰使心腹人寫書與豨令遣將領精兵抄小路徑攻長安我卻從中起使帝首尾不能相應必獲全勝書去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韓信真非英雄何也隋末虬髯以匹夫有中國之志一見世民心醉神死默然逃遁於扶餘而不與中原劉黑闥輩兵戈馳逐此所謂識時務者有紫氣龍文豁達大度於逐鹿鼎沸之秋既知真主所在而天下大定復生覬覦則其人之識量意見終不為具眼故曰韓信非英雄也

第九十三回

呂后未央斬韓信

卻說心腹人出城有信家僕謝公著設酒送行兩人飲酒不覺沈醉公著相辭至晚回信怒曰一日不見汝不知幹甚事公著帶酒觸言曰我又不曾與外國通情緣何幹甚事信聞言大驚便著左右扶公著入房內安歇自思此人既知此事不可留也當殺之信入寢室有夫人蘇氏問信曰謝公著緣何來晚致使尊公動怒信曰公著言太無狀吾欲殺之蘇氏曰公著帶酒口出妄言豈可計較待酒醒時問明處置亦未遲何必夜晚殺之反至左右驚疑夫人之言雖是勸解實是害信蓋公著既出此言與信勢不兩立不解以召大禍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信曰夫人之言是也於是信就寢卻說謝公著五更酒醒其妻曰汝晚歸來丞相甚怪

你你口出狂言甚是無狀公著曰我說甚言語妻曰你說我又不曾交通外國緣何幹甚事丞相驚訝入內晚間計議要殺你你可急早逃走出去庶免一死公著聞妻言驚惶不已便起來穿了衣服預備行李躲避在夾道傍等候剛開宅門側身而出此時信尚未起公著走到城邊欲出門自思丞相家僕甚多若知我逃走決差人四下跟尋如何得脫此性命不若將此機密事往蕭何丞相府告變雖是害了我卻得保全性命公著遂轉回身徑到丞相府告變蕭何連日正接得高帝手教分付用心防備韓信如遇便當計議殺之以除後患蕭何領手教奏知呂后正無計可施卻聞謝公著告變急著進府內近前密問曰汝有何事告變公著曰韓侯與陳豨交通結連謀反何曰汝告變須要的實不可輕易若不實汝亦難免死罪公著曰此事豈是小事某亦不敢輕易前日陳豨征番之時實無反意皆是韓侯勸陳豨反以此陳豨到趙代遂反亦曾有書來相通昨者韓信又密寫書著家僕傳與陳豨教遣將調兵從小路來取長安豨侯卻從中起以燕內應此事一毫不敢虛假我因醉後露出話來韓信要殺我逃走徑來告變如不實甘當重罪蕭何聞公著之言即引來見后備說前事後大驚曰韓侯已實反矣丞相作何計議何曰此事且按下不必題就將著暗藏於臣家明日可密差人往牢中揀一重犯與陳豨模樣相似者斬首假著人報捷只說主上已得勝殺了陳豨將首級傳入長安號令關中羣臣聞此決來賀喜韓信必然出朝因而擒之隨娘娘處置此計甚妙然用此詐功后曰此計甚妙即暗差人牢中取一重犯來斬首用厚盛了一面著人來報捷就傳諭中外衆羣臣聞帝有捷音皆入蕭何相府會議明日入朝稱賀丞相曰諸君須會齊就約韓信一同入賀韓侯官原與諸君同然不過暫時廢置聞帝回朝仍有加封之意况韓侯開國之功帝當思念豈終碌碌與衆人等耶衆人聞何之言亦來與信相約就將蕭何之言告知韓信信聞衆之言亦自思蕭何必知端的想帝回朝必有加封之意信惟自恃其功故一遂與衆人約齊明日入賀

衆人辭出韓信到內庭見蘇夫人備說帝有思念之意明日須同衆人入朝稱賀夫人曰前日帝遠行討陳稀公託病不同行一向又未得見呂后今聞捷音至卻去稱賀呂后疑怪恐至陷害公當斟酌思的如何平日不勸他告致只信曰若今不去朝見帝早晚回朝如何相見况蕭丞相在左右決然維持管持功望報自取滅族之大禍料亦無事夫人曰連日見公氣色不甚好恐出朝或不利公宜仔細信曰呂后一婦人耳蕭何大識見我已約定人豈可失信次日韓信同羣臣入朝稱賀畢后曰羣臣且出着蕭丞相留淮陰侯入便殿後有密事計議蕭何急下殿邀韓信入內信方放步入宮只見兩邊走出四五十武士來將信捉住就綁縛於長樂殿下信曰臣得何罪娘娘縛臣后曰帝拜汝為大將後因有功封汝為齊王改封楚王聞汝謀反出遊雲夢雖擒來亦念汝有功不曾加誅又封汝為淮陰侯帝未嘗負汝汝何結連陳稀謀反又差人往彼交通著陳稀寇長安汝卻為內應如此設謀天地鬼神所不容也信曰有何指實后曰汝家僕謝公著告變在此信曰此公著詐言娘娘亦當詳察后曰帝破稀營中已搜出汝親筆密書陳稀已招認汝尚敢口強信聞后言低頭再不復辨后将信綁於未央宮鐘室令武士斬之信臨死乃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情實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按史大漢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斬韓信於未央宮長樂殿鐘室之下盡夷其三族是日天地昏暗日月晦明愁雲黑霧一晝夜不散長安滿城人盡皆嗟嘆雖往來客商無不悲悽人言蕭何前日三薦登壇何等重愛今謝公著告變亦當在呂后前陳說開國之功可留他子孫方是忠厚反立謀擒信及夷族之時卒無一言勸止何其不仁甚哉此乃筆史之所為不可以臣道責之野史中有一絕句單說蕭何詩曰 韓信曾中智略多蕭何三薦定山河豈知勳業番成怨成也蕭何敗也何 又史官歎韓信之功其詩曰 可惜淮陰侯能分高祖憂三秦如破竹燕趙一時休北眼沙囊水鳥江逼項頭功成飛白刃千載恨悠悠 又譏韓信不及留侯其詩曰 受械登壇起漢中三秦還定捲如風收燕破趙千鈞力滅楚

平齊十大功已會龍飛成汗馬不知烏死棄良弓千年妙算留侯計爭得逍遙伴赤松 又譏蒯徹不諫信早退其詩曰 鼎足三分空漫陳搖唇鼓舌枉勞神洪圖天意歸劉氏豈若當時勸退身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業可以比周召太公血食後世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按遺史評信之所以夷族乃其自取然信之罪殺之可也夷族則過矣惟致堂胡氏以為功過當相準誠為確論而綱目不書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蓋以信有定天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以致快快無聊遂陷於此非信負漢實漢所以負信也後人有詩詠高帝少思其詩曰 迎陳未必懷殊志拒蒯何曾有叛心帶礪山河宜世曾丹書金石可同替奈何王國還侯爵無故元臣受虜擒長樂劍光空血染千年遺恨到于今 呂后斬韓信畢命蕭何寫表并韓信首級申奏帝知后差陸賈齎表并信首級飛馬馳報一日陸賈到邯鄲見帝帝折其表觀看表曰 大漢十一年九月日皇后呂雉上言伏以繩下用彰邦國之典法以勅衆想昭王者之威仰惟皇帝陛下神武布于萬方威德加於四海迺有淮陰侯韓信既食漢祿不守臣憲輒生異志頓改初心交結陳稀大肆謀叛家奴告變實有顯跡密從蕭何之請明揚國法之公斬首未央夷其三族傳報邯鄲曉諭北伐使陳稀以之喪膽奸宄為之消魂大兵下臨指日奏凱臣妾不勝欣忭之至 帝覽表甚喜既而追思韓信十大功勞心甚傷感到此真心方動因謂左右諸將曰韓信始歸朕之時蕭何屢次薦舉朕拜為大將其後屢建大功諸將不能及乃天下奇才雖古之名將亦不為過也朕解衣賜食待之甚厚豈可與陳稀交通謀為不軌亦心術太不良且后既殺之朕甚悼惜自此再無如信之能帝不覺淚下數行左右亦皆涕泣遂將信首級傳布遠近人人莫不嗟歎卻說陳稀正遣兵從小路會韓信攻取長安兵未發行忽聞人言韓信事已敗露被呂后斬於未央宮命陸賈齎表奏帝就將首級傳示邯鄲見今傳於轅門之外曉示三軍

陳稀聽罷大叫一聲氣倒于地左右急近前扶救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淮陰一案前史多所疑信倘如此書所叙亦只該誅其身而免其族如後世所論始當

第九十四回 陸賈智調劑文通

陳稀因聞韓信死哭倒於地左右諸將救起陳稀曰我數年來多得韓侯之教雖為異姓實同骨肉豈意今日為我遭此誅戮一聞其死不覺十分傷勳氣絕又且吾事不能濟矣為之奈何諸將曰韓信雖死大王豈可自懈我等願同大王殺上邯鄲與漢王決個勝負陳稀曰且不必進兵吾料漢兵一二日決來不若只在此預備交戰言未罷有細作來報漢兵統各處調來人馬殺奔曲陽來離此不上百里我等徑飛馬來報大王可作速預備稀分付諸將不可如前一敗便先逃走諸將曰我等隨大王一同出陣不必各分營寨恐難救應稀曰汝等只分左右為羽翼待我與彼交戰汝卻兩路沖擊彼兵自亂可以取勝諸將得令各分兩路伺候不題卻說帝屯兵日久又見各路人馬俱到知陳稀見殺韓信逆謀已破決無心固守此亦易乘此機會統兵徑趨曲陽一日大兵抵曲陽離城三十里下寨帝傳命著樊噲王陵二將今夜密領精兵一萬各啣枚暗投曲陽北路左右埋伏待稀敗走爾卻出此奇兵可以擒稀調度頗得又命周勃周昌二將在營後待稀左右有救兵可出此兵以禦之隨我諸將先著灌嬰與稀對敵正在酣戰之際爾諸將併力協攻彼敗走盡力追趕決獲全勝諸將得令各分付預備次日灌嬰領兵出馬與陳稀答話陳稀一馬當先大叫曰漢兵前日已大敗尚不納降乃敢復來送死灌嬰大罵逆賊自不知死尚敢逞強舉刀迎面劈來陳稀舉槍交還二將鬪到二十回合只見陳稀左右諸將急領兵沖殺來這漢陣上周勃周昌不待稀兵到來亦各出精兵奔前截殺陳稀又鬪不下正急躁之際漢諸將一齊併力協助殺來陳稀如何抵敵得過往北逃走稀諸將見陳稀敗走無心戀戰亦各四散奔潰帝率諸將合兵一處

盡力追殺稀兵已知勢弱各倒旗投降劉武等諸將俱被周勃周昌等追殺遂死亂軍之中陳稀正逃走中間忽聽一聲砲響樊噲王陵二枝生力人馬突出陳稀被漢兵追趕正急無處躲避一時措手不及被樊噲一戟刺於馬下大勢漢兵俱到見刺了陳稀帝大喜遂將首級馳去懸於趙代二處彼處知稀死皆望風歸服帝傳命如有投降者免誅戮漢高兵略如此所以易成帝業雖多叛臣而旋即平定不勞餘力耳仍招撫各郡縣趙代悉平帝車駕赴洛陽吕后遠來迎接帝相見甚喜備問韓信臨死有何話說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帝問左右蒯徹乃何處人陳平曰蒯徹乃齊人極有機變韓信行兵時寸步不相離聞此人曾勸韓信以齊反信不聽此人遂佯狂於市其人當以智取若陛下以法拘之恐難力致則必假為風狂而死矣帝即問左右誰人往齊國調蒯徹去言未畢陸賈出班奏曰臣願往帝即命賈引十數從人往齊國調蒯徹一日到齊有郡守李顯接賈於驛中安歇賈問蒯徹今在何處顯曰此人每自歌自笑遊蕩於街市中人皆以為風魔某嘗以禮相請彼終不就此等人主上何須用他狂者大夫遠來恐徒勞神也賈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蒯徹之風狂乃其詐耳汝可著一能言之士與之飲酒彼必歌笑狂飲著其人但如此如此誘引待他痛哭之時我卻有言語調他他自然不敢風狂管教他隨我見帝李顯即選兩個能言之士與了錢鈔分付他如此如此誘引蒯徹待他哭時向十字街便請陸大夫相見其人領命即到市上見蒯徹散髮狂笑遊行於市乃為之歌曰 六國兼併兮為秦所吞內無豪傑兮罔遺後昆秦殆自失兮滅絕於楚楚罔修政兮屬之漢君烏江逼項兮伊誰之力十大奇謀兮宜容獨存乃不自悟兮尚思國爵一朝遭烹兮禍福無門佯狂沈醉兮且自昏昏言於人歌罷向南而去李顯羞人尾之於後近前乃挽徹手亦大笑不止曰我今與子亦病狂矣願請入酒店中市沽三杯徹喜亦隨二人入酒館二人曰我今數日後海外遊遊不居人間與世相違不欲戀功名貪富貴也徹見二人語言不凡乃曰我之病

狂其意有在汝之病狂果何意耶二人曰我之病狂非子所知也且與子飲酒不必多言恐為人所聞則非病矣好收徹見二人言甚蹊蹊遂改容而非言曰二人決非等閒人願求大名二人曰我二人原係趙國人聞韓侯之賢而隨楚地日侍左右言聽計從遂為心腹不意韓侯無故為家僕所誣被呂后斬於未央夷其三族臨死之際言不絕口只說悔不聽蒯徹之言我等見侯屈死恨不同為之死遂棄功名逃走於此聞子狂歌於市知公為蒯先生也因與三杯以叙衷曲吾思韓侯十大功勳為當代元臣一旦被家僕所誣死於陰人之手子孫誅滅一脈不留豈意韓侯遭如此之苦我二人想其儀容念其恩思往日威振三齊何等英雄今翻為畫餅豈不痛哉豈不哀哉二人言罷淚如雨下感動蒯徹心事不覺捶胸踢脚放聲大哭曰韓侯何不早悟耶何不早悟耶乃至見殺使我一身無主何以為生耶正哭之間忽見一人自外搶入劈頭揪住便道你終日狂狂今日卻漏出本相來也蒯徹嚇得面如土色便問你是何人那人曰我是中大夫陸賈也奉漢帝命特來拿你言未畢只見郡守李顯率領從人將徹縛住就帶到公廳陸賈解其縛以禮相接曰蒯先生不必如此伴狂快整起衣冠赴洛陽見帝去方今四海一家萬姓皆子與其依信而空死孰若歸帝而報忠智者必能識時賢者則能擇主漢帝乃當代真命以張良世世相韓尚封侯為漢臣况其他乎先生當自思之蒯徹曰某伴狂許久今被公倒說了我也遂整飭衣冠預備行裝隨陸賈赴洛陽見帝一日到洛陽帝方與羣臣議事忽見陸賈引蒯徹來見拜伏在地帝曰此是何人賈曰乃齊人蒯徹也帝曰昔日汝曾教韓信反耶徹曰然是臣教信反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跖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犬故吠非其主當是之時臣惟知有韓信而不知有陛下也若信果聽臣言豈有今日信今既死臣亦不欲獨生陛下如欲烹臣臣即就死亦不敢避帝笑謂左右曰徹之言亦信之忠臣也彼各為其主耳朕今即釋汝之罪受汝以官汝以為何如徹曰官非臣所願也惟願陛下念

信乎定天下之功乞將信首付臣葬於淮陰仍封為楚王放臣與信守墳墓以終餘年此萬代帝王之德陛下可以行億世之洪基於無窮也帝曰賢哉蒯徹也即日將信首級付蒯徹仍傳命有司造信墳仍封為楚王蒯徹不受官任其閒散快樂後史官有詩曰 勸信圖王志已疎敢言折帝不忘 初辭官仍作東齊客始信人間烈丈夫 不題蒯徹辭官卻說帝仍回長安蕭何率文武羣臣接見帝大設筵宴犒賞軍士忽有左右來報朝門外有一告機密事伺候投見帝曰陳稀事方定又有告變者投見傳命著追來其人入內見帝道出這個人來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陸賈之善調蒯徹之壯直兩擅之矣

第九十五回 藥布洛陽哭彭越

卻說來報機密者乃梁太僕也太僕因彭越醉後辱罵歸家忿恨曰我本與越同為漢臣彼因僥倖成功帝封為梁王今倚恃王爵屢次辱我况我又無家小不若赴長安告變使他王爵不能自保當夜收拾行裝徑赴長安告變帝問曰汝是何處人告甚機密太僕曰臣雖事梁實為漢臣昨見梁王招集軍馬指日欲以梁地謀反一也前日陛下征陳稀徵兵協助彼又托病不來只此托病一語足見其反狀其反狀二也昨聞韓信死哭之甚痛就欲整率三軍早晚發行其反狀三也臣為漢臣見彼謀反臣特來告變帝聞太僕之言急召平等商議平曰彭越見帝誅了韓信所以謀反今可差一的當人奉命宣召如來則無反志但廢置可也如不來則謀反必矣古今大罪人也而當人疑似之間斷不明辨面反然後遣兵征討

則師出有名也帝復命陸賈前赴大梁召越賈領帝命至梁見越越與賈相見問曰大夫此來為何賈曰梁太僕告王言有異志語言錯亂前後不對主上疑彼與王有隙故託此告變即監侯欲召王與彼面對且就與一見以叙君臣之好越曰此人一向政事俱廢我因辱罵被逐逃走赴長安告變既主上召我我

即奉命到長安與彼面對凡事須要指實豈可憑一面之辭便陷人于不義耶賈曰王之所見甚高當日彭越置筵宴款待陸賈次日預備人馬啟行有大夫扈徹諫曰大王不可去去則有禍前日擒韓信便是樣子漢帝可與同患難不可同富貴大王若去必有韓信之難王切不可去越曰韓信有罪我無罪我若不去則太僕之言似為著實主上以我為真反矣扈徹曰功高者必忌位極者必疑王之功高矣王之位極矣主上正在疑忌之間王雖無反狀而此去必尋事陷害性命終難保也越聞徹言沈吟不語賈曰扈大夫之言不過目前之計耳今日王若不去帝必統大兵親來征討王比稀如何陳稀足智多謀雄兵五十萬又占在趙代二國尚不能取勝况梁地素畏帝威帝若一臨其地郡縣歸服王豈能獨立耶賈說得彭越閉口不言遂決意與賈啟行梁國父老人等送越出城纔將前行只見扈徹懸門而諫越見之即令人解徹下城越曰大夫何又如此苦諫徹曰臣今有倒懸之苦王見而救之王若去必有倒懸之危誰與王救之臣今不欲大王如韓侯悔蒯徹之言也越謝曰大夫之言雖為確論但我此心只欲見帝故大夫之言雖善其如吾之不聽何遂與賈徑自長行扈徹噉泣而回卻說越一日見帝帝出巡洛陽聞越至召入內相見帝怒曰昔破陳稀之時徵汝汝何不至越曰臣本有病非敢抗違帝曰今太僕告汝謀反汝有何說越曰此人不能理事屢被臣辱罵因是懷恨故以詐言誣害陛下明見萬里當審其詐勿為小人所欺也帝命御史臺勘問尚未報忽有一人于朝門外要見帝左右不敢隱奏知帝帝傳命著其人進內帝曰汝何人也其人曰臣乃梁大夫扈徹也帝曰汝來何說徹曰陛下受困滎陽若非梁王絕楚糧道主上豈有今日梁王屢有大功今陛下聽一時無稽之言遂殺有功之臣恐天下人人自危也帝意少回扈徹尚立於帝前不退帝曰本欲殺越但因爾之言有理姑廢彭越為西川青衣縣庶人就在彼安置乃封徹為大夫既無反狀則王爵仍不可廢何為而西川置之殊為不情徹曰梁王受貶臣若受官犬豕不如也願放歸田里于臣之志足矣

官不敢望也帝遂置之不論卻說梁王越當日出內即備行裝赴西川而來一日潼關遇呂后越見后哭之曰臣本無罪帝乃貶臣於蜀願娘娘解之后曰爾隨我引汝見帝以解前罪越叩首謝曰此娘娘再造之恩也后至洛陽見帝行禮畢因奏曰彭越乃壯士今既調來即當除之以絕後患豈可使之入蜀所謂放虎入山後必傷人臣妾於途中相遇與之俱來暗令人告越謀反陛下當殺之庶無後患若今優柔不決他日作害則悔今日也呂后豈可逆應之人欲以鳴冤反遣其毒越何不聞韓帝曰后之言是也於是信未央之禍出自后而又欲為淮陰之上愚甚愚甚帝曰后之言是也於是呂后密令人告彭越反帝令人拘彭越送張倉勘問倉曰昔帝取汝起兵征陳稀汝聽韓信之言稱病不來帝已有殺汝之心矣昨幸取汝入蜀此是帝莫大之恩汝心不死復隨娘娘來見帝帝復生猜疑知汝終是作亂不如殺之以除後患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此非帝與娘娘寡恩實汝自取之也汝今如虎入檻決無逃生之理不若招承以決一死免致苦刑終難解脫越長嘆曰公之言極中我病但恨不聽好人之言果有今日公既開斷明白我亦不敢費辭只得屈招任主上處我張倉即將越口辭成案申奏漢帝帝與后計議越罪當誅就照韓信例斬首示眾后曰天下諸侯因見陛下仁慈所以玩法者甚眾今將彭越醢為肉醬以賜諸侯使天下震恐庶後人不敢謀反也帝曰然于是將越斬首示眾乃醢為肉醬以賜諸侯只管聽淫悍之妻把無罪功臣處此極刑豈不傷天理哉後胡曾有詩曰關東新破項王歸赤幟愆揚日月旗從此漢家無敵國爭交彭越受誅夷按彭越只是貪心所使一切死生利害所不計也使當時貶入蜀徑自長往不戀戀於呂后豈致有殺身夷族之禍智不出此而尚欲隨后見帝昧然不悟何其愚之甚耶卻說帝斬了彭越遂夷三族仍負首於洛陽東門忽見一人麻衣布帽腰繫麻繩分開人叢踏折長竿抱定彭越頭放聲大哭曰冤哉在哉左右守衛者即將其人捉住來見帝帝問曰汝何人也其人曰臣乃梁布大梁昌邑人為梁大夫不忍梁王屈死故來哭之帝曰梁王謀反何謂屈死布曰昔陛下受困滎陽楚兵四十萬

攻城甚急韓信在河北不至當時危若墜旒使梁王助楚則漢必亡矣臣下書說梁王阻楚糧道以撓其勢後又助糧數十萬石漢乃滅楚垓下五年之間梁王受盡辛苦今天下已定指望與陛下共享富貴傳之子孫無窮豈料陛下聽信讒言既斬首而復醢其身又夷其三族用刑太慘與暴秦尤甚能令此處安不平前日蕭何所定律令於今安在漢廷諸臣再無一人敢諫者臣懷不平之心願來投死臣恐此後功臣人人自危誰與陛下守太平之業言罷又放聲大哭不止左右文武聞之無不下淚帝半晌不語遂命釋放即日傳命封布為都尉布叩首力辭曰臣不願為官惟願收拾梁王頭骨還葬大梁陛下之洪恩微臣之至願也帝許之樂布遂將彭越頭骨包裹出洛陽而去且說帝醢彭越為肉醬傳布天下諸侯一日使臣將肉醬到淮南傳與英布布正在望江樓臨江宴諸臣方酒酣見帝賜肉醬起身拜領謝恩畢便問使臣此肉醬何肉也使臣詐言鹿肉布遂開罌嘗之不覺心動曾中贖亂探身於江邊遂哇而出之後人為彭越即令小罌是也英布心下大疑即追問使臣何肉汝當實說使臣見英布有怒容不敢隱諱即以實告布大怒將使臣一劍斬之于使臣何罪布並不善自處便起兵作反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淮南王英布反漢

卻說英布殺了使臣就點起精兵二十萬屯於城外仍招集四處軍士一日樂布麻衣杖來見英布備說彭越屈死想當日與大王同力建功今成畫餅使漢王無韓侯彭王與大王安得滅楚有天下今無故將韓侯彭王誅夷止有大王一人若不極力起兵與二王報仇則大王亦有二王之禍矣英布曰吾已殺使臣現今屯兵城外早晚發行幸得大夫來贊助吾成功必矣費赫曰舉兵當先據地利不可輕動大王須傳檄燕趙據守山東先立根本決勝負以為長策若恃一時之忿徑與交戰漢有良平之智絳灌之

勇帶甲百萬控連四海決致取敗雖是一時怒氣所激然非臣理獨英布怒曰汝何妄為議論阻我軍情方今漢王春秋已高韓彭已死遂叱退費赫于是舉兵東取吳西取上蔡與楚王劉交劉賈戰於吳楚之間布兵強盛一戰遂虜劉交斬劉賈聲勢大振報入關中帝大驚召諸將問計諸將曰英布豎子何能為乎天威下臨必克全勝汝陰侯滕公曰臣有一門客乃楚令尹薛公也足智多謀聞英布反深笑其不能為也也想彼必有籌策帝乃急召薛公問之薛公對曰使英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帝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廩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負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上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三計誠決定帝曰汝料英布出何計對曰布決出下計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英布乃驪山之徒無深謀遠慮一旦高居王位皆為身計不顧其後故知決出下計也帝大喜即封薛公為千戶遂傳命大小三軍整率人馬隨帝東征留蕭何守關中大漢十二年冬十月帝大兵駐西斬正遇英布人馬渡淮兩軍相遇各立營寨帝升中軍坐定有探聽小校回奏英布東取吳地有吳郡太守呂璋畏布威勢即開城納降布從江下渡淮取蔡今兵抵西斬正與陛下大兵相遇見今紮營於五十里壘山之下帝聞奏笑曰不出薛公之所料也遂令王陵先領一枝人馬哨探續差灌嬰周勃接應卻說英布聞漢兵到來親領一枝兵轉過壘山迤西正遇王陵領兵相對陵曰汝乃驪山徒夫一旦位至王爵不思安享富貴乃欲謀叛自來尋死英布怒罵曰汝等乃沛縣酒徒得我等贊助之力今成大事前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我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他二人既被害早晚決尋到我我如何不反乘此時汝快與我一同起義免汝後日之悔王陵且不回話舉刀直取英布英布舉斧劈面交還二將戰有二十四合王陵刀法漸散灌嬰周勃二將人馬已到就勢出馬沖殺來英布陣

上樂布領眾將也都殺來兩邊混戰漢兵大勢人馬拔寨都到來接連交戰布兵抵當不住望山後四散奔走帝乘白龍駒隨大勢人馬一概追趕不防樂布側身在山凹想起誅彭越之恨見帝過來即挽弓搭箭盡力射去正中帝肩翻身落馬有詩曰 漢帝負人臣圖主鮮至仁韓彭遭赤族樂布動煙塵暮年猶遠駕宵旰每傷神流矢斬西路應多切齒人 諸將聞漢帝被人所傷傳知遠近諸將無心追趕各紮住人馬安營扶帝入中軍用醫敷藥調治幸未大傷帝次日扶病坐帳召諸將曰英布知我中箭決不作預備汝等可乘機一戰決取勝矣陳平曰今日人馬且未可出戰待數日後且不出英布決疑帝中傷定親來搦戰那時卻乘機沖殺着他不作預備方可取勝帝令曹參領兵三萬前往陸安捉拿英布老小令紀通領精兵二萬劫布大寨令周勃等把住淮江渡口多擬調派停當漢高自亦善用兵由躬親行陣而來英布果見帝數日不出大喜曰此必漢王被箭射傷大軍不能出戰吾正好乘機攻取必獲大勝樂布曰恐有別計須當仔細英布分二枝人馬殺進漢營來搦戰漢陣上不見人馬一連二日英布曰果帝傷重無人主張今晚可劫營寨決無準備樂布曰陳平等多說計恐中間有詐言未畢後哨人來報大營被漢將紀通劫了見今周勃等把住江口灌嬰往陸安暗取大王家中老小曹參斷了糧道見今軍中缺乏糧食如何計較英布聽說大驚急急忙忙取人馬望山後安營人馬方動只見漢營中一枝人馬沖出為首大將樊噲高叫英布急早投降奏知王上免汝一死英布大怒急勒回馬與噲大戰交馬五十回合漢兵陸續增添越多布不敢久戰望東南逃走帝傳令大勢人馬追趕至大江布引百十騎渡江漢兵遂屯軍于江北暗使人探聽英布投何處去卻說英布過江徑至吳國投吳芮處安身吳芮正出城外採獵未回吳芮姪吳成曾被英布之辱每懷怨恨見布止領百十騎人馬來投自思布平日恃勇獨霸淮南恣意妄為今謀反被漢王一陣殺敗卻來投奔安身我若容了他即是通同叛臣不若乘叔採獵未回暗地殺之投見漢帝此

莫大之功也於是迎接英布入府行禮畢分付左右置酒款待布問令叔何往成曰阿叔無事即往南山畋獵或三五日方歸今日不知大王降臨早晨已出矣布曰前日兵出吳地幸賴令叔率眾歸降一路過江並無阻滯遂取上蔡直抵靳西不料被漢兵劫營遂爾失利今復過江到此且暫住數日待令叔回再糾聚人馬與漢決戰如得成功富貴與令叔共享身在陷穽不知而又吳成只是伴為應答飲酒至晚英布大醉即投公館宿歇將至二鼓之後吳成同四十個武士各執利刀從公館後門暗地越牆而進徑到英布寢歇處只聞英布鼾睡如雷吳成看得較近用力一劍將布斬首落地耳房中有十數從人知覺便叫道大王房中如何有人急起身搶出被四十個武士攔住盡行殺死次日天明吳成將英布首級過江來見漢帝帝聞英布被吳成殺死甚喜急召人令吳成將英布頭捧上驗看陳平諫曰不可英布乃世之驍將今被暴殺魂魄未散恐有惡氣沖犯龍體帝曰朕自起兵豐沛十數年來經百十餘戰大小首級不知見幾千萬個豈懼英布首級耶遂捧上觀看帝乃大罵曰黑面賊不安守臣節卻要謀反今被斬首汝再敢縱橫吳楚之間耶言未畢只見布頭睜圓怪眼鬚髮直豎一陣惡氣將帝沖倒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捧頭驗看乃武夫悍將所為豈是君人之度

第九十七回 四皓羽翼定太子

漢帝被惡氣沖倒左右急扶帝入寢室諸將到帳下問安帝卧病不起命醫調治數日方愈後人有詩曰 漢帝緣天祐臨危仗默持韓侯空望想彭越信糊塗布首雖為惡爰基已壯圖湯池連萬里亦懺應真符 帝重賞吳成遂封為忠毅侯仍行手勅曉諭吳芮用心把守江夏一帶以劉仲之子劉濞就封為吳王鎮定江東十一月帝過魯聞關里乃生孔子之處有孔子廟庭並孔林帝即率文武羣臣以太牢之禮

祀之漢高第即封其子孫遍遊秦岳勝境復詢問顏孟遺趾嘉嘆不已後史官有詩曰 天下衣冠仰聖門萬年垂統道常存詩書不事如高帝禮樂猶知啟後昆入境絃歌聞百里傳家奕葉衍諸孫孔林一拜誇千載文運於今更獨尊 按尹起莘以為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振起除挾書之禁置博士之官開獻書之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故綱目持筆予之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也 帝祀孔廟畢還過豐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笑樂又招致沛中幼童得二百人教之歌舞竟日作歡飲酒酒至半酣帝起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歌兒皆和習之帝乃自起歌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父老曰遊子悲故鄉想吾幼時終日與鄉人同處緒戀不想舍後起兵豐沛說得遍遊海內乃經百餘戰遂有天下至今不覺老矣爾等亦皆髮白追思往日情其傷感吾今雖極貴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豐沛遂以沛縣為朕湯沐邑悉免租稅父兄諸母故人日與歡樂帝恐太勞擾故啟行父兄又固請留帝帝曰吾人馬衆多沛縣乃小邑恐供給不敷無久為民苦也帝不得已又任三日大兵起身一日過洛陽直抵關中呂后太子戚姬如意並文武羣臣迎接車駕入內大排筵宴犒賞諸將自此天下無事帝寵愛戚姬益甚呂后每懷嫉怨因尋事嗔怪戚姬姬不能自安一日帝有疾入姬宮見帝一向多疾因奏曰陛下春秋漸高若聖意不早以定議吾母子恐他日死無葬地矣帝曰此事甚易待朕徐徐圖之姬命左右置酒與帝歡洽帝大醉枕姬膝上遂熟寐呂后密令人探看帝在姬宮飲酒後乘輿即至西宮有守宮門近侍急報姬曰呂娘娘至矣姬因帝枕膝睡熟不敢驚擾坐床未起后忽至大罵曰賤婢每見我恣肆無狀今入爾宮尚高坐不起是何道理姬曰妾見后豈敢不遠迎因帝睡熟不敢驚寢以此失禮后曰賤婢每見我便以帝為辭他日萬歲後定著汝為齋粉遂大怒罵詈而去戚姬半晌無言惟哽咽

墮淚不意淚點滴於帝面上帝覺來酒醒見戚姬墮淚帝驚問曰愛卿緣何墮淚姬曰適間陛下枕妾膝睡熟不料呂后自外來臣妾恐驚陛下不敢動身怪不起嗔怒而去欲待陛下萬歲後欲致臣妾為齋粉妾因此啼泣誤以淚點滴陛下龍顏妾該萬死遂跪伏在地嬌容愁貌萬種風姿帝急以手攬衣撫之曰汝放心管交汝無事明日出朝與羣臣會議定易太子汝必為皇后如意必為天子呂后豈能害汝耶戚姬叩首拜謝帝商議已定次日出朝文武羣臣朝參畢帝遂手勅著令羣臣再議更易太子務合公論勿執已見帝遂退朝羣臣赴丞相府商議呂后知覺因召呂澤入內曰帝寵戚姬不念舊德屢次召羣臣要易太子此事如何澤曰臣識見淺小不足以謀大事娘娘欲要籌策須差人密問張子房看他有甚識見后曰子房引導辟穀一向不出豈可為我籌策澤曰臣與子房子張辟強交好央他轉與子房通達料子房一言之間便有主意后即令呂澤同張辟強往問張良良初不欲言呂澤曰澤奉后命問公畫計今公不言臣何以復后命澤但有死而已必不能出公之門也良曰此事非敢不言但不可以口舌爭也澤曰出公之口入澤之耳何不可言之有良乃附耳謂澤曰帝平日所重者有四人一向徵聘其人堅志不肯來隱於商山之南北山離長安三百里山勢最險多出芝草閒來採芝而食鑿泉而飲飄然與世相忘帝深慕其人而不能力致每欲除之又恐天下人非義亦且阻塞賢路遂任彼自樂今娘娘差人卑禮厚幣辭意懇切務求此四人以羽翼太子帝見之則自然不敢言廢立矣若得此四人來勝百員強將抵十萬精兵不動聲色而太子有磐石之安矣澤曰願求四公姓名良曰此四人一名姓唐字宣明居東園遂號為東園公一名姓綺名里季邯鄲人初隱商南後與東園為友一名姓崔名黃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黃遂號夏黃公一名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人號角里先生爾就將此四人奏知娘娘急早懇求若得他下山太子之福也呂澤聞張良之言拜謝急來奏知娘娘呂后隨差內使李恭等四人預備西蜀錦四十疋

黃金四千兩名馬四匹前赴商山求見四皓四皓方商山採芝而歸見使命各備厚禮跪於山坡之下俯伏而言曰方今皇太子仁孝誠敬著聞于天下素仰四公之名特差某某等卑禮厚幣乞請四公下山輔教太子以成太平之治他日嗣登寶位富貴與公共之願公勿辭焉太子何見得仁孝誠敬此謂詞耳一見四老以恐嚇帝計此時朝中皆不欲易太子即假四皓決無人說破故也四皓初有難色見使命哀求懇切拜伏在地不起遂將禮物收下留使命在山中暫歇一宿次日四皓收拾行囊同使命下山向其急於來見太子吕后即傳命排設筵宴款待四人自此四皓朝夕與太子相伴不題却說帝陞殿召羣臣曰朕前日命卿等會議更易太子連日未見回奏叔孫通周昌等諫曰昔吾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頭血汙地也帝遂拂袖而入羣臣皆散帝正欲幸長信宮過便殿適見太子自文德殿而來四老人隨太子後行帝怪問曰此四人自何而來四人近前各言其姓名帝乃驚曰吾久以卑禮敦請四公皆逃避不欲來今公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慢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懼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禮賢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願委身以事太子帝曰煩四公幸調護太子四人各為壽望帝拜伏衣冠甚整器度奇偉真當世之神仙也帝相望而去後胡曾有詩曰四皓忘機飲碧松石巖雲電隱高蹤不知俱出龍樓後多在商山第幾重帝至長信宮戚姬接見帝備道叔孫通周昌等力諫不欲更易又且太子有四皓為之輔佐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姬不覺淚下帝諭之曰吾封如意都善地料根本已固定無事矣姬拜謝不知帝封如意何處去下回便見

總評

太子安而吕氏熾遂使吕后幾變易社稷昔人云衛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信哉

第九十八回

高帝封趙王如意

帝因戚姬涕泣遂撫諭之曰我前日征英布駐兵邯鄲我見此地風土淳厚人民庶富前有趙臺之阻後有漳河之險地方千里人多豪傑若在此地建都亦不在長安之下我明日出朝就封如意為趙王建都邯鄲使彼終身快樂且又離關中甚遠乃重耳遠害之道也帝王亦愛少子邯鄲高之為少子可謂委曲無如之何也姬曰封如意為趙王深感陛下洪恩但如意幼小須得一人輔之庶可以保守疆土帝曰待明日于羣臣之中揀選一奇謀之士以輔之料萬安無事姬拜謝置酒與帝歡飲次日帝陞殿與文武羣臣會議太子既不可易但如意年漸長成不可久留宮中朕欲封如意為趙王建都邯鄲卿等以為如何羣臣曰若封如意為趙王甚合公論帝曰封如意為趙王須得一老成大臣輔之庶得朝夕教導卿等以何人足當此任蕭何曰惟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公正明爽足可以輔之帝曰正合吾意于是召周昌欲同如意赴趙建都昌曰陛下既命臣輔佐敢不從命但須依臣三事仍望陛下寫手勅以戒之庶保無事帝曰那三事昌曰第一不可復入朝恐地方無人保守又防人謀害第二退守本國謙以自御聽臣諫勸第三不可時常與戚娘娘通問音信恐被人識破則母子不能自保若依此三事臣方可輔之第一事昌蓋召而置之也然治之虞即台馬帝曰此三事亦甚易隨寫手勅付趙王收照遂命車駕送如意出城如意臨行來別戚娘娘曰吾與爾今日別離又不知何日相見母子抱頭放聲大哭左右無不墮淚是日如意出城帝送至郊外灑淚而別周昌亦同趙王赴邯鄲不題卻說帝正欲進城只見一人手執詞狀向帝駕前聲言蕭丞相將上林中空地召民耕種以公家之物而要買人心是懷不忠乞陛下察之帝聞奏大怒曰蕭何受買人財物卻將吾上林空地與民向種甚非臣道急令廷尉械繫之人臣如僮僕不學無術私行召聖安得無此蕭何被繫亦不分辨遂下獄數日有王衛尉叩闕上言曰蕭丞相有何罪陛下乃械繫下獄耶帝曰收買人財物以吾苑地求媚於民吾故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且陛下拒楚

數歲後陳希英布又以關中託丞相鎮守當是之時若關中以西少為動搖則國家非陛下有也
於此時為利今卻乃利賈人之金乎陛下忌小過而忘大德臣不避死敢叩闕上言之幸陛下察焉說得
帝沈思半晌回答曰此寡人之過也是日使近侍郎持節赦丞相蕭何出獄何入內向帝謝恩帝曰宰相
為民請苑真宰相之事也吾不知而加罪吾不過為桀紂主丞相下獄亦不分辨則為賢宰相也吾之繫
公正欲百姓聞吾之過也何曰陛下聖明臣罪當繫獄又何分辨之有帝數曰賢哉何之為相也遂將安
告者殺之 按曼山丘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卿無以異於庶士庶人然蕭曹皆起
自秦吏習見其故而不知改其後二人皆躬自當之後世遂效用以為常噫士亦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
也哉 張良聞何下獄遂歎曰韓彭英布既誅蕭何下獄又難逃引辟穀尚處關中况易太子之計乃我
所為倘帝知之吾罪亦難免矣遂尋訪四皓計議欲往終南求仙以避其難各人約會相次日張良約
四皓見帝曰方今天下一統四海晏然太子仁孝素聞禮賢下士足可以繼萬年之統臣四皓年各八十
不能安居臣良衰病日侵亦不堪任用欲辭陛下臣等前往終南山訪道一切功名富貴漠然無關於心
遠觀雲水了身達命得延數年皆陛下之所賜也帝曰朕得先生以來屢建奇功未有酬報前封為留侯
先生又未領受今乃辭寡人而去不識繼此可復得見乎良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帝又謂四皓曰卿等
輔教太子正望久相調護今相從未久亦欲遠遁山林復埋名韜跡是何心哉四皓曰君子滿朝善人當
道臣等衰朽之人亦何益於國家惟望陛下放歸田里得作息餘年臣等沒齒感恩當何如耶帝見眾人
辭意懇切去念已決遂贈金帛之物親步行出殿門之外以目遙送只見四皓張良飄然而去帝歎息不
已後史官有詩曰 杖杖倚柴關長安見帝還雨中耕白水雪外斲青山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閒即應
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開創奇謀第一功韓鍾已報破關東見機先識漢高祖悟道能從黃石公天外雲

山隨往復水中萍梗任縱橫古今建者如君少三復高蹤仰德風 姚合題山居之樂 喜得山中住閒
眠夢不驚時泉和雨落秋草上牆生因客始沽酒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是趁聲名 四皓張良歸
山不題卻說漢帝因見張良歸山一日追思開國功臣其間有與朕起自布衣者有背楚歸朕建立大功
者有續後隨朕征進屢有奇謀妙算足成偉績者雖曾犯罪或遭誅戮然與劉滅楚之功實不可泯朕欲
建立一閣即功臣名姓容貌圖畫於上以示後世子孫使不忘其初亦見我大漢人才之盛也即命工匠
建立功臣閣圖畫容貌閣成遂引太子觀看一一開說功臣出處來歷看到紀信太子便說陛下若無此
人安得有今日太子信是又看到夏侯嬰太子便說臣若無此人亦豈得今日為陛下子耶帝曰吾兒可
謂不忘其本矣是日即名紀信子紀通夏侯嬰重加賞齋二人領受謝恩出內人人讚歎盡說太子仁德
帝聞之甚喜忽有一人大叫曰陛下與殿下念紀信夏侯嬰之功獨不念臣父有莫大之功而不復約是
陛下獨忘之矣漢帝視其人乃項伯之子項東也東曰陛下昔日屯兵灞上與楚相距楚王欲起兵劫寨
臣父以子房故舊遂忘同姓之好不避斧鉞親冒矢石直抵漢營報知陛下相與結好續後回到楚復又
與陛下在霸王前藉端解釋以此方得霸王息兵罷戰次日鴻門設宴臣父又與項莊舞劍極力與陛下
維持陛下庶得以無事其後霸王在成臯置太公于俎上意欲即行烹卻又得臣父再三以言力阻故此
太公得以保全性命竊思臣父之功不在紀信夏侯嬰等之下陛下今日與殿下論及功臣何獨無一言
念及臣父哉因此臣隨侍從遂冒死敢為陛下言之漢帝聞項東之言殊覺茫然自失沈思半晌方曰寡
人久欲結昔日之盟復二姓之好但連年各處征討兵戈未有暇時今聞汝言使我自愧自恨是日即傳
命以少華公主與項東結親令叔孫通議禮擇日成婚永結盟好項東自此與公主合宅住居隆慶府封
為昭信侯因此心遂意願伉儷和偕不題卻說帝因前日征英布為流矢所傷舊疾復作甚為沈重又屢

幸戚姬遂成重疾呂后與宮嬪議曰帝今有重疾及終日尚在西宮倘有不虞何以定後事此吾所深為憂者也宮嬪曰此事甚易當召經權諸臣同殿下往西宮勸帝回長樂宮養病此是正理若娘娘諫勸恐帝終戀西宮不肯聽娘娘之言后曰汝等所見甚是有理即召審食其呂澤傳命召絳灌諸大臣同殿下前到西宮候於福順門之外傳於宮嬪宮嬪報知漢帝帝曰此必呂后見我有病以此著太子同羣臣欲請我回宮戚姬曰陛下若回宮捨我在此終被呂后所害臣妾再不得親天顏矣言畢淚如雨下拜伏於御榻之前帝曰待諸臣進內我自分說遂傳命著太子諸臣進內太子與羣臣入內見帝面容黃瘦四體沈重叩首於御榻前哀告曰陛下春秋已高又兼有疾久在於此雖朝夕歡樂似非養聖躬之所臣等愚見欲迎接陛下回正宮靜養以保萬年則太子之大孝臣等之至願兼盡之矣帝曰我之得疾蓋因久於兵馬悲懷終日鬱鬱所困而成疾今居於此自覺心志舒暢或可以保安豈可復遷改他處倘愈加煩亂非汝等所以思我也樊噲續到拜伏於地曰陛下起自布衣遍歷天下誅秦滅項何其壯也今乃顧惜戚姬遂忘初志想娘娘與陛下同遇患難共成大業不得與陛下相處正室失天地配合之宜臣等甚為陛下不取也今殿下與羣臣冒罪哀請陛下若復執一不回正宮又失父子之情君臣之義陛下何以示法萬世乎帝見羣臣哀請之至不得已遂起扶病過長樂宮養病戚姬送帝回正宮拜見呂后畢仍回西宮不題卻說呂后與羣臣計議欲請醫看帝疾陳平曰此去長安二百餘里有櫟陽北山下有一醫人極知脈理善療諸病娘娘可差人以禮請來看視或能治之也后即具禮差人前赴櫟陽請醫一日醫人至長安入內先見呂后呂后将帝所得病症一一告知醫人曰此病雖沈重然帝元氣素壯健若以良藥漸漸調理敢保萬安后喜曰汝若能治之必重加封賞富貴不輕也后遂引醫入內見帝醫奏曰陛下之疾亦不難治料加以良藥旬日即愈於是帝嫚罵曰何乃引此山野匹夫妾為可否邪我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遂取天下豈非天乎我命在天雖扁鵲神醫亦何益哉

此建者之言安得出自漢高之口帝亦奇哉

帝堅意不使醫治病

遂賜金五十斤仍發回櫟陽漢帝自此飲食少進病益沈重呂后朝夕侍於左右因問陛下萬一萬歲後蕭相國若死誰可以代之帝曰曹參可又問其次帝曰王陵可陵少慧陳平可以輔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我所知也太子亦入內問安帝曰吾老矣此疾不可起汝仁厚有餘足可以保天下但趙王如意母子之命皆賴爾保全父之所愛者子亦愛之然後為孝汝當識之太子曰君父之恩手足之情二者皆不可失陛下善保龍體他念不足慮也帝遺囑之後病勢愈重遂不復言乃于大漢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原高帝生於秦昭王五十一年崩於是年壽六十三歲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叙傳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自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叛盟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起席捲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襲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彪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興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致應四曰寬民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明達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王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拔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漢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祇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

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後史官有詩曰 沛郡生神異規模迥不同條章明初法師紀戒兵窮納諫如圖
轉知人似鑑空殷湯周武後開創建奇功 赤幟高懸映日紅山東旺氣正龍慈始皇偏歷空勞想項藉
經營枉自窮天命默符真命在人心響應素心通長安百二山河壯四百年來漢業隆 帝崩四日後呂
后私不發喪召呂澤審食其計議立意要謀害功臣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呂后真當碎副為醬

第九十九回 呂太后謀誅功臣

漢帝崩四日後秘不發喪召呂澤審食其議曰方今在朝功臣強梁跋扈各懷異志若知帝崩決然作亂
豈肯委身以事少帝我欲假傳帝病甚重召大小諸臣入內分付遺囑不拘在內在外通要入內卻埋伏
下武士因而殺之以除後患此計如何審食其曰娘娘須草詔傳布中外著令大小羣臣入內此呂后之
不幹此仍要委一心腹大將領率武士方好下手若防備不嚴倘羣臣作變反惹起事來不同小可后曰
左右大將惟酈商可託心腹汝可召來計議呂澤即往召酈商商急來見后后將前事密與酈商說知商
曰此事甚非長策娘娘若草詔傳布中外倘羣臣各生疑忌共起異志則天下危矣安危之機在此一舉
忠行呂后者况陳平灌嬰前領精兵十萬把守滎陽舞陽侯樊噲大尉周勃領精兵二十萬前定燕代其餘諸
將散處四外各據精兵勢已固立若知帝崩又聞娘娘賺入內謀害彼各連兵還向以攻關中諸大小羣
臣在內者知外有兵變若復協力內叛娘娘雖有百萬雄兵亦難支持只一場變亂豈是等閒娘娘須當
裁處不可輕舉后曰如爾所言真是有理為今之計將復如何商曰以臣愚見急頒詔中外傳說帝崩大
赦天下召樊噲周勃王陵等防護關中上不失先帝萬年之業下可以保少帝安享太平娘娘開創之功
勒銘彝鼎子子孫孫傳頌不朽也后曰既如是此說即令叔孫通草遺詔傳布中外詔曰 朕起自布衣

鳴金收軍同周勃進城安撫百姓犒賞軍士周勃稱賀曰果不出將軍之所料也樊噲曰匈奴雖擒乃車
于一支未可誅滅可監押赴長安見帝與羣臣計議正好乘此與匈奴相和况帝初即位首擒此巨寇亦
足以壯國威也勃曰將軍所見甚當於是領本部兵二十萬并降兵十五萬奏凱歌而回商詩曰 沙漠
風寒禦敵難將軍威武更桓桓匈奴束手軍前伏一掃胡塵萬國安 樊噲周勃帶領匈奴一日到長安
見惠帝備說盧綰自殺匈奴歸降燕代悉平帝甚喜重賞二將即令匈奴解去其縛候次日朝見比有叔
孫通奏曰臣有一言上奏欲使外國明日朝見之時仰瞻上國君臣之禮陛下當臨大殿令武士陳列儀
仗以彰威武帝曰此奏甚合朕意隨密傳旨著文武大小羣臣各具錦繡服色次日早朝未知如何感張
朝儀下回便見

總評 漢高崩後一賴酈商得免大臣之變二賴樊噲連剪盧綰之逆不幸中之幸也

第一百回 漢惠帝坐享太平

卻說叔孫通因匈奴朝見奏知惠帝要盛張朝儀嚴整武士又密傳旨著文武羣臣各具錦繡服色侍班
正使外邦見我中國威儀惠帝准奏次日樊噲引領匈奴並大小酋長百餘人朝見是日 瓊樓瑞鶴御
路香生戈戟輝芒旗幡雜彩有日月雷電之形有龍虎風雲之狀車有十二車有指南車白鸞車
鸞游車辟惡車皮革車耕耘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輅有十二輅有蒼輅朱輅青輅黃輅白
輅玄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輦有七輦有大輦鳳輦大芳輦小輕輦芳亭輦小玉輦大玉輦輿有三
輿五色輿常平輿雲羽輿駕有三駕有大駕八十二乘法駕三十六乘小駕一十二乘輿有黃輿有青輿
有赤輿有白輿有皂輿竿有龍頭竿有懸帛竿有信竿有長竿幡有降引幡告止幡演教幡通幡信幡幢
有朱雀幢玄武幢青龍幢白虎幢羽葆幢碧油幢節有金節豹尾節龍節虎節響節傘有紫羅傘黃羅傘

青羅傘扇有單龍扇雙龍扇維尾扇繡花扇有內教坊有外教坊有堂上樂有堂下樂笙簧即奏律呂和
鳴左列二十五隊朝天軍右列二十五隊護駕軍盡是銀盔銀甲錦袍金帶都執着大將軍儀仗丹墀下
有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有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有九寺太常光祿
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有兩省中書省門下省有三臺中臺外臺銀臺有六軍左羽林右羽
林左龍武右龍武左神武右神武有八校中壘校屯騎校越騎校長水校胡騎校射廣校虎賁校三軍肅
整萬姓騰歡驚破外夷之心攝服匈奴之膽天下太平有司承命大殿上坐漢天子頭帶十二旒平頂冠
脚踏雙彩鳳無憂履身著日月袞龍袍手執朝天白三壁駝鼓齊填虬鐘響應真天上人間實蓬萊仙島
始知聖主之尊乃見漢儀之盛 匈奴並眾酋長見漢朝威儀十分欽服拜伏曰于今始知中國之盛我
外夷遠處沙漠生長邊方從來未嘗見此朝儀也惠帝傳宣著光祿設宴款待匈奴帝遂朝散歸宮自此
天下無事萬國咸甯以呂后為太皇太后呂澤等侍太后在上專擅權柄出入禁門諸呂皆封列侯諸大
臣莫敢諫及此何哉丞相蕭何老疾舉發帝知何有疾親往視疾蕭何急令家人淨掃廳堂排設香案迎
接惠帝入寢室何將朝服冠冕置於身邊望帝叩首帝曰丞相得何疾何曰臣老疾日侵飲食少進死期
不遠乃蒙陛下車駕下臨臣粉骨碎身何以報德帝曰丞相善加調理命醫看視料亦保安無事何曰臣
隨先帝晝夜經營方略調度軍需費盡心力五臟皆傷以此致疾豈能遽安帝不覺淚下何亦涕泣帝曰
丞相百歲後誰可代公以輔朕躬臣之誼何曰知臣者莫如帝帝曰曹參何如何曰陛下言及曹參真
得其人矣參乃先帝舊臣素忠誠可任大事臣死之後急當以參為相前日先帝亦曾論及陛下當任用
也帝曰丞相再有何見諭何曰先帝立法甚善王陵周勃等諸舊臣皆先帝所委用陛下惟遵行先帝之
法任用舊臣守而不失則天下自然無事此外非臣敢多言也蕭何此舉卻有大臣之風帝遂回朝進宮何過數日薨

還定關中艱苦三十餘年大業始定方欲安享隆平以臻至治不意寢疾不起遂爾遐逝幸賴爾大小文
武臣庶共贊皇猷克成鴻謨仍其輔佐太子嗣登天位保守海宇統行萬年天下元元奠安漢土如有弄
兵潢池不遵王化者即命一二大將統兵征討竭力剿除毋負朕命發喪之禮勿大費侈恐傷民財非朕
初意特茲詔示咸使聞知 詔示宇外大小羣臣悉來舉哀丁未發喪丙寅葬帝於長安故城已巳立太
子盈為皇帝頒詔天下詔曰 朕遵帝長子冊立已久帝崩羣臣遵帝遺詔立朕嗣皇帝位朕自諒德薄
恐不足以勝天下之重但帝命簡在不敢固遜乃於大漢十二年夏四月已巳入登大寶昭布中外惟賴
爾大小文武諸侯匡朕不及以保鴻業期統續於萬年行子孫於不拔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惠帝頒詔
畢叔孫通率羣臣上表朝賀又議尊漢帝為高帝以明漢祀為創業之主也惠帝曰爾等欲尊帝為高帝
此亦子孫尊祖之孝但不知於禮亦有合乎足見惠帝羣臣曰先帝起自微細撥亂反正平定天下為漢
太祖功業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深合三王之禮允協天下之情惠帝曰爾羣臣既議停當急上尊號以
示中外於是羣臣議尊漢帝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廟以歲時祭享又思高帝嘗悲歌於沛縣即
於沛縣原發跡之地立高帝廟就令原教習歌兒二百人每祭祀之時即歌舞以為享神之禮如有名缺
輒令有司補之此遵高帝所謂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猶樂思沛也後人有詩曰 高帝歌風豐澤村洋洋廟祀尚招魂而今多
少衣金紫忘卻家山是本根 惠帝即位後各處諸侯俱來朝賀惟燕王盧綰聞高帝崩即率眾結連匈
奴謀叛盧綰之反蓋為可笑彼蓋妄憶高帝崩後或可僥倖于一惠帝乃遵高祖遺詔即召樊噲周勃統領
精兵二十萬伐盧綰樊噲周勃領帝命揀選精兵二十萬前赴燕代一日兵到漳河先差小校探聽盧綰
消息差去小校數日回復曰盧綰大勢人馬屯住燕北兩路人馬共五十萬接連三百里不絕樊噲聞說
與勃計議曰盧綰兵馬既多不可力敵須當智取公可領精兵五萬由漳河東北趨太原以撓其後吾領

兵前赴燕南與盧綰對敵彼惟事專於前不防其後公乃急攻其後使彼兩勢不能相應綰可擒也勃曰
 匈奴見今屯兵燕北倘聞吾兵攻擊或來接應不惟無益於我亦恐無益於將軍矣噲曰不然我兵往攻
 燕南與盧綰對敵匈奴決向前救應與綰合兵與我相敵豈有顧後之理公若舉兵撓亂其後彼必驚潰
 而走疑不從天而降矣一陣決可取勝周勃從其計即領精兵五萬出漳河東北而去樊噲亦催動三軍
 徑赴燕南大路而來離盧綰營五十里下寨盧綰知樊噲領兵到來急報知匈奴須急領兵來燕南救應
 樊噲營三日不與交戰盧綰與匈奴商議曰樊噲乃漢之名將今新年老來此三日不敢出戰想見我
 兵勢重有怯敵之意盧綰能我明日與彼交戰汝可出奇兵以沖擊之彼必敗走可盡力追趕決然取
 勝若樊噲一敗漢將再無出力者倘關中撓動我與爾舉兵而東長安可得也盧綰計議停當次日出馬
 搦戰卻說樊噲分付騎將張榮李鼎馬和黨奉四將各領兵四萬左右埋伏待我詐敗汝可併力截殺彼
 必潰亂四將得令引兵左右埋伏樊噲卻一馬突出陣前盧綰答話曰漢帝與汝起兵三十餘年愛汝如
 子今封汝為燕王可謂極貴汝尚不知足乃結連匈奴造反今天兵到來急早受死免三軍塗炭盧綰曰
 漢帝誅戮功臣呂后尤甚因此起兵以圖天下汝若見機即與我合兵一處免遭未央之苦樊噲大怒舉
 戟直取交戰舉刀交還兩家戰在一處金鼓震天塵籠四野戰到三十回合樊噲詐敗勒回馬落荒而走
 匈奴人馬即沖殺過來盧綰併力與匈奴追趕纔將前進兩邊一聲砲響左右突出兩枝人馬來為首四
 員大將截住燕代人馬奮力沖殺樊噲復調轉人馬併力夾攻盧綰大敗向後奔走樊噲揮動三軍連夜
 追殺又有燕北人來報漢兵不知多少自太原沖殺前來已將老營輜重盡數燒毀相離止五十餘里盧
 綰大驚急趨燕城又有樊噲緊追在後不得脫身追及天明漢將周勃人馬已到將盧綰匈奴圍住箭如
 飛蝗匈奴急下馬投降盧綰見勢不可支遂引刀自殺自取滅不足惜也眾軍士將匈奴綁縛至軍前聽候樊噲

逝帝聞之甚傷悼遣官致祭營葬急差人取曹參代何為相卻說曹參聞蕭何薨逝告家人急備行裝吾
 將入相矣數日後果有使命召參為相初曹參與何交最善後何相勢位懸絕遂與參有隙及何推舉賢
 能首以曹參為言曹參亦知蕭何不以私隙廢公舉何固能舉參亦善料真有英雄手段對家人知何必薦已為相也曹參
 遂入朝見帝帝撫之曰蕭丞相首薦卿可代已任先帝臨崩亦曾念及卿當盡心王事無負委用參曰臣
 敢不竭盡驥駘以圖報德及曹參為相凡事無所變更惟遵何約束擇郡吏皆詢於文辭老成持重者選
 用凡深刻浮薄專務聲名者一皆斥逐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終日惟安靜無事府中惟一吏伺
 候再無迎送參謁之煩帝差人體訪見參府中無事因召而問卿為丞相當天下大任何乃終日靜坐不
 見所治何事曹參奏曰陛下自察聖明神武孰與高帝帝曰朕安敢望先帝耶又曰陛下觀臣之才能孰
 與蕭何帝曰君才似不如也知彼知已其心參曰陛下之聖明既不如高帝臣才又不及蕭相高帝所
 定之法今陛下當遵守蕭何所為之善政臣等當奉行君臣同心尊而不失使海宇清甯四方無事民安
 其業天下太平陛下高拱清穆臣等各安其位各盡其職不亦可乎又何紛更以多事哉帝曰善於是曹
 參居相位三年一遵何約法民俗漸淳士多忠厚百姓相安於治閭巷之間民相歌曰蕭何為法較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不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曹參持政既久每告子弟曰吾從高帝起自豐沛與秦
 楚交兵四十餘年身經百十餘戰萬死一生不意今日位極人臣坐享太平子孫世承膺於分足矣此
 位不可久貪當推讓賢能庶保永終乃上言備陳年老多疾不堪任使乞放歸故山以終天年帝不允
 所請參再三辭意哀懇躬候闕下瞻望不退不意曹公高帝若帝知參意已決遂允所請仍以宣平侯加
 封宣平公食邑十萬戶子孫俱世膺持驛回籍帝乃遵高帝遺詔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
 為太尉樊噲等訓練兵馬朱虛侯劉章制諸呂宰相以治內大將以治外蠻夷順附自此天下無事謳

歌載道無復有昔日傷夷愁歎之聲矣後史臣長篇一章單道高惠創業守成之善其詩曰高帝發跡山之東懷王遣西封沛公豐澤嘯命生豪傑奮庸熙帝多羅熊形雲鬱鬱芒碭間素靈夜夜悲關山東井龍變五星聚當道蛇分草徑間赤旗西指定震宇隨地和風降時雨關東父老壺漿迎西秦子嬰銜綬組不動干戈國已平長安衰草更回生三章約法羸民喜共願賢君早正名項氏火飛千里滅河北黔黎盡流血背盟強欲霸關中掘墓焚宮秦種絕左邊漢主都南鄭人心響應歸天命羗雄奮出褒中韓侯拜將施威令三秦傳檄一時收水勢滔滔濯廢邱五國強兵盡東向燕齊趙魏屬炎劉命一陣重瞳敗楚歌兵散烏江界力窮勢竭別虞姬蓋世英雄空自壞一統山河漢業隆范陽五位始居中叔孫繆蒯初成禮蕭相威陽新築宮東征車轍還沛里大風一歌悲游子誅韓醢越似傷恩獨有留侯早知止託病終南伴赤松遊遊四海任從容古今達者知音少誰似先生絕宦蹤帝崩孝惠承漢業蕭曹秉政志相協百姓咸歌守法同海宇清甯陰陽變四百宏基享國長漢治近古持法良規模自足垂弘遠千載仁風永不忘

總評

漢宮威儀雖盛而君臣真意已薄矣

評而不盡者當有總評

